

# 文壇

第十月號

第八卷第四期

總字第四六期



• 行印會分東廣協藝友國全華中 •

南京圖書館藏

# 目 錄

民國卅七年十月一日出版

江上「看藝術的真實」……姚濁波(一二九)

秋色(一三四)……楊詠新(一四三)

死的微笑……晨歌(一四四)

紅蘋果……尊尼(一四八)

疑雨疑雲……雪倫(一五一)

王先生的自傳……陳琳(一五五)

自由詠……孫廣謙(一三三) 呼喚……鄭潘雲(一六一)

詩的寫作……王直(一四三) 題名……向曙(一六一)

道 理……王直(一五七) 紅 葉……魯深(一六四)

夜鄉之火……魯深(一六四)

悼朱自清先生……章集(一五六)

水 寨……韶華(一六二)

倩秋風寄語……盧森(一七〇)

電影劇本

珠江風月(上)……黎恩生(一六五)

## 文壇月刊 第八卷第三期 總第四十五號

主編人：盧 森

發行所：廣州惠福東路清源巷七號

發行所：廣州中華北迎賓路十一號二樓

總經理：廣東文化事業公司

香港 海外書店

印刷者：明德印務局

惠福東路清源巷七號

售價：本期每冊另售金圓券柒角正

訂：全年十二期柒元伍角

半年六期叁元捌角

訂刊處：①本社 ②廣東文化事業公司 ③中華文協廣東分會

本刊園地絕對公開，歡迎外稿，一經發表，敬致酬金：文每千字四角至一元，詩每行四分至一角。

位 置	估 價			每 英 角 時
	全 面	半 面	四 分 之 一	
封底	金圓八十元	四十元	二十五元	
封面	金圓壹百元	五十元	三十元	
封底裡	七十元	四十元	二十元	
封面裡	八十元	四十元	二十元	
正文	六十元	三十元	十五元	
前後			五元	

## 由「一江春水向東流」「松花江上」看藝術的真實

姚濁波

## (一) 總論

「一江春水向東流」和「松花江上」的演出，無疑的，是中國影壇的一件大事。這並不是說，一江春水向東流，在各大城市中，都連續的獻演了一個多月的叫座問題，而是牠能暴露出一面普通人都會感受到的淒慘故事。無論在淪陷區，自由區，失了家的，或沒有失家的，都會領受這民族歷史上共通的苦難。無論在抗戰時期的漢奸，及一些民族臭虫，及抗戰結束後的一般奸商，發國難財者，都經過作者細心的刻劃。這是一幅八年抗戰的壯烈的圖畫；嚴肅的史詩。片中每一段，每一節，都緊緊地抓住觀眾的心弦。除了作者，因階級意識所限，而只以代表他的階級的人物，和意識為中心，會對一般下層階級老百姓，有些生疏點，及主題的認識錯誤外，其他，無論在演技，配景，攝影，都是很好的。

「松花江上」，雖然沒有「一江春水向東流」那樣吃香，能在各大城市連續上演一個多月，但是，這個片，我們也是不能忽略的，我們不能於半意經上，看一個藝術品的好壞。松花江上的好處，是牠能在銀幕上，一改前期的藝術作風。過去，只以為貴族或紳士，至低限度，是資產階級，才有做悲劇，或做莊嚴的行動，才有搬上舞台的資格，普通一般人，是沒有這資格的，莎士比亞，就把普通人民，嘲笑為一羣只是知道醉酒，打架，胡鬧者，在那些藝術家心目中，人民大眾，只是一羣會胡鬧醉酒，打架，要完糧納稅的動物，做的事，是下賤的；講的話，是粗俗的；甚至行動，也是醜陋的；除了酒醉，打架，胡鬧外，便沒有更值得談，和更高貴的東西了。到目前為止，文壇上，或有少數的作品，用來寫着人民的愛和恨，感情和思想外，大多數的作品，還是服務於資產階級，或為自己階級服務，更談不上會把人民的思想感情，搬上舞台。松花江上，能以另一種作風，來刻劃人民大眾的生活，揭發出人民大眾，還依舊有着高尚的，值得一談的莊嚴偉大的思想，感情和行動。他們雖然粗率，但是樸實；雖然不會驕奢淫佚，但是，他們能夠盡力於他們的工作；雖然在那些大人先生們心目中，是一羣胡鬧，醉酒，打架，完糧納稅的動物，但是，他們也有着悲歡離合，理想和行動，也可以造出轟轟烈烈的事業來，他們的理想雖然單純，但是，有忠於他們的決心，這些，是超乎一般大人先生們意料之外。只要他們一覺醒，追害從何處興起；戰鬥即從何處開始。松花江上，就發掘了人民大眾的力量，而且，也改變了過去所有公子哥兒才有愛情的習，意識和行動。而且也沒有把主人公，強調成爲一個怎樣的人，而只是一個很平凡的老百姓。他們的男女相戀，也是單純，堅定，和出自衷心的愛，由工作中附帶而來的。他們並沒有公子小姐們，不事生產，整天以金錢，來做愛情售出或買入的，做愛情生意者一樣，以跳舞，看電影，行街，手扮手兒，行八字脚的閑樣子，也沒有這樣肉感的接吻，擁抱的文雅而又粗俗的行動；他們，也沒有公館，和奢華的梳化，作為調情或增加愛情的東西。松花江上，全部作品裡，都是普通大多數的人民生活，意識。由始到終，使我們都感非常親切，除了一些北國人物的風俗，習慣，氣候，和我們不同，而感到生疏一點子外。

我不想強調這三個片的各種技巧，如攝影，配景，演技等事情，有人以為電影是最新式的教育工具，這些我管不着，我所要說的，是除開銀幕上種種技巧，而把這三個民族神聖莊嚴而淒慘的史詩，當作一個文學作品來分析一下，希望得一些結論：

## (二) 主題和表現

無論怎麼樣，一個作品，都必有一個主題。主題是甚麼呢？談主題，不能離開思想，而且，這思想也爲其階級性所限制。

主題是一個作者對人生、社會、世界看法的洗鍊後，表現於作品上的思想；也即是說，作者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在作品中的表現。而用這些點點，來搜集題材、處理題材的。

那麼，一江春水向東流的主題是甚麼呢？有人認為一江春水向東流的主題，是描寫八年抗戰的史實，黑暗面和辛酸面，（沒有光明面說見下）敵後及後方的情況；有人又以為，是寫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的追求動搖和淪落的過程。我以為：一方面只有一半理由，因為，假若第一點，我們知道，顯然的，是表現得太單純，太不夠，是太憑了作者主觀的階級意識決定，而只擷取和他相同階級的生活習慣，來做他的題材；來顯現主題。對前方英勇的事蹟；及後方支持抗戰最堅強一環的農民力量，都加以忽視了。假若單是第二個意見，在全劇中，就有許多情節，變成了多餘，最好的明證就是，在天亮前後中，把張忠良放在客串的地位上去，可見作者，並不是着意描寫一個小資產階級份子的追求，動搖，淪落的過程。

作者原本的意思，是想把八年抗戰的各個階級，及勝利後，一般蛀虫們，攆去了勝利的果實的現實，而暴露出抗戰的本質，但是，由於被他所處的階級意識的影響，而不能使作者擺脫他的階級性去認識因抗戰的本質畸形及勝利，會被蛀虫們攆去勝利果實的必然性，而只用和他同一的小資產階級的轉變過程和意識，來串穿表現八年抗戰，及勝利後的本質，和作者對牠的觀點。這也主題的形成，是帶有階級主觀性的。

松花江上的主題，是比較單純的，牠可能的第一，是寫松花江邊，游擊隊活躍的情形；第二，是寫一個游擊隊員，怎樣形成的過程。很明顯的，第一個意見，是不很充足的，因為，作品中，很少游擊隊活動的場面，牠的主題，無疑的，是描寫一個游擊隊員所以成長，及其成長的過程。這理由猶士淪陷，及淪陷後，敵人給予我們同胞的種種壓迫的迫害，使一個本來馴到如羔羊的農村子弟，也奮然起來反抗的事實。

一江春水向東流對主題的表現，是出了很大的氣力的，在作者手上，使我們八年抗戰，及勝利後的一般的畫面，逐漸在銀幕上展開，嚴肅和雄邁。在敵後，以人作牛馬耕田，趕一羣男女老少，在冰天雪地的池裡水浸，恣淫燒殺；在後方，像龐浩公、王麗珍輩，用飛機載海鮮來食；而且，暴露了抗戰的另一面，像前集裡的張忠良一樣，為抗戰出了死力，而流落到後方來，流離轉徙，受盡千辛萬苦，假若，不是王麗珍的別具用心，怕不會餓死嗎？及勝利後，那些蛀虫們，又如何攆奪去了勝利之果，受了千辛萬苦，而期待着天亮的素芳姑娘，結果是：一個悲慘的自殺，一個是活着，受着無窮無盡的苦難！這樣，真使我們懷疑：抗戰是專為那些臭虫們打的。

但是，儘管作者對這些忠實的刻劃；而我們不能不指出作者對主題的認識，却是錯誤的。作者，始終是合於目前的、時代的小資產階級旁觀的正義感；對現實不滿，又找不到解決的辦法，和不願下沉，又沒有勇氣浮起來的本質，也就因此，帶有濃重的憂鬱，傷感，消極，和神往過去。除了能忠實的表現他所代表的階級意識，而帶他代表階級本質的憂鬱，傷感，消極，和懷遠外；的確，作者並不會被擱到另外明朗，積極，敢面對現實的一面。雖然，作者捕捉到現實的一面；捕捉到這現實的「甚麼樣」；但，作者却並沒有注意到，這現實為甚麼會這樣？是跟這始終沒有跨過第二個門檻，所以作者，由於階級主觀所限，得不到這現實的正確解答，也就是由於這樣，作者對這甚麼樣的現實，由於小資產階級，不願沉下去，又不敢浮上来的階級性的本質，而使作者，不能不由於他的階級本質所限的必然性，而使主題也跟着帶有嚴重的憂鬱，消極，傷感，和懷遠。

對這甚麼樣的現實，得不到更正確的結論，所以，作者對這甚麼樣的現實的不正確的看法，只是像一江春水般的心：只是「朝等天亮，晚等天亮，但是，天亮了又怎麼樣了？」及「我還活着，活着，該受着無窮無盡的苦難」？對八年離亂，天亮前後的認識的總結，只是像一江春水，一樣多的愁，再向東流去！

也許有人反駁我，以為張忠良雖然使人失望了，還有他的弟弟忠民，是代表光明的希望的，素分也對孩兒說要學叔叔的做人做事，但，這是不正確的。作者所指出來青年應走的路以為就是光明的希望，就不消極憂鬱了，但以張忠良過去的行動來說，我們對張忠良沒有過大的信心，也許有

忠良的環境誘惑他，又是一個插份子，何況，這個所謂代表光明的希望的場面，是如此短簡和模糊了！所以作者對現實看法，還是消極、憂鬱和傷感的。

這些觀點，很緊密的，和作者的階級意識所限制了的人生觀、世界觀聯結着，而不能跨出這一步。所以，作者對這甚麼樣的現實，看法的結論是錯誤的。而傳染給觀衆的，不是明朗和積極性；和向生活奮鬥的勇氣一和自信，而是消極、憂鬱、絕望，和傷感！

中國，在這樣現實下，的確，無論甚麼作品，都不能強調形式的美，而特別是要注重內容的社會性，——這並不會抹煞形式，因為，一個作品是由內容和形式的綜合體——電影方面，像美國肉感，偵探，打鬥，及一些避開現實的東西，我們固然要一律揚棄，而對內容上，沒有教育意義，沒有使人民對生活，更積極，更自信和勇氣奮鬥，而一味麻醉式的，我們也要極力的避免。把現實甚麼樣，托出給大家看，而只是以贏得人家的眼淚為滿足，及把作者的主觀階級意識，強納入一般人民的感受上，更是不應該。我不是說，凡作品都要拖着一條發光的尾巴，而是要求作者，在暴露現實之餘，對現實加以批評指導，對現實感到甚麼樣以後，並希望作者，能更進一步去發掘這現實為甚麼會這樣？而得出其必然性的結果。這一個是可以做得到的。難道我們只看到舊的遺憾，或動搖，却不能夠看到我的誕生，或發芽嗎？答案却是否定的。

在松花江上來說，是表現出一個游擊隊員的成長過程的主題，在表現上，我覺得是不夠的，或者是歪曲的。作者在這觀點上，雖然在刻劃日本人的殘酷，獸行，和迫害，已經用了很大的力氣，但是，却忽視了客觀上，游擊隊怎樣活躍情形。不會明顯的表現游擊隊，怎樣以武器和堅強的自信，來保衛他們自己，和打擊敵人。一個馴良的農村子弟，會成爲一個頑強的游擊隊員，有其成長的二重性：第一，是敵人直接給予他們的獸行和迫害，由於他們主觀的農民強韌的頑強性而使得他們不能再生活下去；第二，是客觀上的一些鄉村子弟兵，怎樣去打擊敵人，怎樣保衛自己，給予主人公一個刺激和抉擇：是仍舊受敵人無耻的姦淫燒殺和迫害，還是找到自由，復仇保衛自己的游擊隊伍中去。把這二重原因，巧妙的聯繫起來，才能連結成主題的必然性。但是，作者忽略了後一點，所以，對於追上梁山，善良的游擊隊的真面目，給予觀衆的印象，仍舊是糊塗不清。像第一次的襲擊敵人；和二個主人公後面的逃難，作者都把它神仙化。這就減少了觀衆對游擊隊的認識，而對這一個游擊隊員的成長過程的主題，也減少了牠不少的效果。

還有一點，我們也要注意的，就是作者太強調了主人公的偶然性，而帶有濃厚的戲劇性。像在煤礦場前，日本人開機槍掃射的時候，把全部人都打死了，怎會這樣偶然的，讓二個主人公，雙雙的逃脫，而連一點傷痕也沒有？子彈是沒有眼睛的，假若不是作者太強調主人公，要使這「戲」繼續做下去，就不會安排上這樣一個偶然的場面，這個場面，使主角變成爲神仙式的，不是活生生的一個人物。

一個成功的戲劇的結果，是不會讓觀衆一下了就能直覺的，意料得到的，他必須在不斷的，盡可能的預況下，使情節生動，緊張，和合乎常情的，出人意料之外的情節轉變。直至戲劇完結後，還緊緊地抓住觀衆的心，在一個完字上，使觀衆才恍然大悟，是完了。倘若，把偶然性，強調成爲必然性，是會使觀衆索然無味，所以，到游擊隊長高老，把槍交給主角的時候，這樣一個莊嚴、肅穆的場面，反弄成爲冰冷和沉寂一片。這是作者處理題材上的疏忽。但是，我們也應該注意現實的情況，在現在的情況下，能否容許這主題，更忠實表現出來？

### (三) 頂點

現在，來談到頂點(Top)。頂點，通常稱爲最高點，或最高潮，頂點之所以形成，是離不開主題的，頂點是主題的最突出部份；而且，也是作品中，人物性格與環境矛盾衝突的一個最突出的一個情節。看作者如何處理最高潮，就可以看出作者，對這作品的認識、觀點如何。

一江春水的頂點，有三種不同的意見：第一個是在舞會中，當素芬聽到，而仔細辨認和王麗珍談談戈舞的張忠良，就是自己的丈夫以後，把她

的丈夫，爲甚麼不來找她們，使她們爲了他，而受了八九年苦難的期望的答案解決了；第二個是在女主角帶了她的兒子和母親，去會見她的丈夫，想借此，把丈夫感化過來，但總得不到結果，而咯了血，悄悄的跑出來時，這已沒有絲毫的希望，對丈夫，只有失望和憤恨。第三個，是女主角的投江自殺後。

關於第一個，我不很敢贊同，因爲，人雖然見到自己朝夕期望的丈夫，是一個這樣子的人，但這失望還沒有完全失掉，這個內心和環境的矛盾，還沒有完全突出，他希望母親和兒子可以挽救過來，所以，這不是最高潮。至於第二點，倒是對的。但與主題不合。女主角的投江，在作者對現實的認識中，是必然的，作者對着這個現實發掘過後，知道八九年艱苦抗戰，無論在敵區，後方，受苦的，都得不到好結果的，所以，安排一個是死；而另一個是活着，受着無窮無盡的苦難！這不能單說作者祇求贏得人的眼淚爲限，而是由於作者對現實的認識的憂鬱，消極，傷感，對這現實，找不到答案，必使這個這個失了丈夫的女主角去死不可！當作者，對這現實的認識，還不會超越過他的階級的憂鬱，消極，傷感的氣質時，作者無論如何，也不會使打擊這麼重，矛盾重重而不可解的女主角，繼續活下去。所以，照主題上來看頂點，應該是第三者，就是女主角的死。這，雖然是不應該，但這中間，却含有作者認識的必然性。

松花江上的頂點，也正如牠的主題一樣，是比較單純的，牠不過是一個而達成主題的突出的結，所以，頂點應該是，男女主角，接受槍，做游擊隊的那個場面。當我們看見男女主角，伸出手來，接過槍的時候，我們的心靈中，就生出無上的感動，這裡可以解答出，一個善良的農村子弟，會拿起槍來和敵人拚命，而且，使我們感到白山黑水間，只要有這些覺悟了的農村子弟去幹，中國是不會亡的原因。由這兒，我們也看到，雖然是一個羔羊樣的農民，迫到他們不能再生活下去時，在生和死中間他們會抉擇一條求生的道路。他們無疑的，是爲了自身受到迫害而起來，後來，才意識到自己這樣做，不但爲了自己，而且，也爲大家，爲了國家民族，在不斷的，不堪虐待之下，捶鍊出來的鬥士，是最堅強的，有自信的；這正告訴我們，在戰時，敵後的兄弟們，都能在裝配惡劣下，去爭取勝利，克服困難的緣故。

#### (四) 兩片對藝術的真實

過去寫實主義，是寫「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但是，現在已進到新寫實主義的時代，不但要寫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而且，也必須在這種典型環境和性格中，聯想到可能發展的事物來。這明是說，新寫實主義，不但要忠實的摹寫現實，而且，還要站在事物可能發展上去批評指導現實。

高爾基在給初學寫作者中說過：「藝術文學，並不是從屬於現實部份的事實，而是比現實事物更高級的，文學的真實，是從許多同類事實中，提出的精華」；又在和青年作家談話中說：「文學站在現實上，多少由上而下地俯瞰現實，因爲文學的任務，不僅僅是現實的反映，同時，還必須不是一味描寫現存的事物，而是聯想希望的事物，和可能的事物，必須把現象典型化」。這是一代文學巨匠所說的話，我就以這種說話，來分析這一個作品中，對藝術上，現實的真實程度。

在一江春水向東流中，素芬的結局，是大家最關心的事。素芬在這環境中，有二種不同的結局，一是死，一是生。生又分爲二方面，是隨着丈夫去，還是脫離丈夫，隨着母親兒子堅強的生活下去。在現實情況下，第二點第一個，是證明不可能的了。那麼剩下的就只有死，和堅強的生活下去！有這二條路，素芬是不應該死的，她還要，而且能夠好好的生活下去。何況她是工人，接受八九年的辛酸歲月可以謀生，大可不必像過去女子一樣精神物質上，都依賴男人。這已不是五四以前女子，失了丈夫的愛，便不能生活的時代，離開了丈夫的愛，就只有死這一條路，現在，應該被現實否定了。假若素芬的死，就是這個現實對她的必然性的話，這個所謂描寫現實，只是描寫到五四以前的現實。現在的現實，是可能不會死的。

## 自由詠

美 洛威爾 孫用譯

男人！你們的誇口是，你們  
來自勇敢而自由的祖先，  
但是，如果世界上還有奴隸，  
難道你們也算真的自由，勇敢？  
如果你們一點也不覺得  
鐵鏈正將你們的弟兄虐待，  
那麼你們豈不也是卑鄙的奴隸，  
豈不也是不值得解放的奴才？

女人！你們將來有一天  
產生在新英格蘭生活的孩子，  
如果你們一點也不慚愧，  
聽着使人憤激的事實，  
熱血並不熔岩似地在血管奔流，  
爲了你們的鎖着鐵鏈的姊妹。  
你們回答！做勇敢而自由  
人們的母親，你們配不配？

真正的自由之毀掉鎖鏈，  
是不是只爲了我們自己，  
而且，我們對於人類的負債，  
我們也忘了，毫不介意？  
不！鎖着我們弟兄的一切鐵鏈  
真正的自由要同樣地擔受，  
而且，他又盡心竭力地，  
一意使別的人們自由！

那是奴隸，他們怕的是：  
替失敗者，替弱者說話；  
那是奴隸，他們只爲了  
也許要受怨恨，受嘲笑，受咒罵，  
寧願在他們不得不思索的  
真理之前退縮，默默無言；  
那是奴隸，他們竟沒有勇氣  
同兩三個人站在正義的一面。

現存的現實，可分爲二方面：一是代表作者意識所看到使那資產階級成爲憂鬱、消極、矛盾及得不到解決黑暗的一面；一是另一個階層，或進步的小資產階級的積極、活氣的光明一面。現實已使不知有多少的青年男女，拋開個人的灰色往事，而投身於世紀鬥爭的事業中了。作者爲他階級意識所限，只看到現實時黑暗一面，而沒有看到光明的一面，所以，素芬在作者心目中要死！這種觀念的錯誤，影响到作者對現實認識的錯誤。

也許有人以爲，我們不能對一個普通女子，看得太了不起，以爲她能堅強的站起來。但是，我們又有甚麼理由，一定要她倒下去？一個優良的藝術作品，必在社會上，有着正確的教育作用，現在的現實，是不能讓我們再像作者觀念一樣，憂鬱、消極和悲觀下去！我們應該好好的，而且堅強的生涯下去，有面對生活的勇氣和信心。現實已由明証，另一個生活方式，已經出現。作者只看到現實的一面，而沒有看到現實的全面，對暴露現實，已嫌不夠，更說不到把現實，提高到更高超的地方去。這是作者對這現實認識還不夠深入。

也許有人會以爲，現實就是很多人自殺，消極的，但是，我們應該知道，文學所負的義務，並不是專以描寫現實，更不單是描寫這樣不正確的現實爲能事，也還要批評和指導現實。正如高爾基所說，要把現實提高到更高超的地方去，何況，現實已有另一面，不是這樣的呢？

關於松花江上作者是把現實歪曲了；而且，也對藝術不忠實。在一個游擊隊的成長中，缺乏了對游擊隊正面給予我們的認識。我們已經受到四五千年農民政策的遺毒，一個馴良的農民，是不很容易就拿起槍來的，作者把游擊隊神化，使我們對他們的行動，絲毫不會感到親切和聯繫，這是不很自然的。作者不但湮沒了游擊隊之所以爲游擊隊的本質和功績，也就減輕了他們在鄉土中，在敵人迫害而拿起槍來的嚴肅的效果，還很容易使人想到，游擊隊伍是一個避難的地方，不會以爲是以生命的搏鬥，去維護自己的兄弟姊妹，及鄉土的，自己生存的艱苦工作，歪曲到如此地步，也就難怪劇情發展到頂點時，會懶洋洋的，把一個很親切，很能抓住觀衆緊張的場面，變成爲一個冷場的結局。

我們固然對這二個作品氣氛的濶大，及能表現出事實的一面，而感到欣喜，和欽佩，但是，正因爲熱愛牠的人太多了，我們必須指出，這些潛在着的主题的有缺點，這些意識，只有麻醉人家，使大衆，更失却對生活的勇氣和信心，對這不如意的現實，只剩下把辛酸的眼淚，只有緬懷過去，而不能面對現實。在松花江上，用民衆的意識和行動，雖然是值得推崇和讚美，但牠對現實的歪曲，和偶然性太多，也使我們不能不嚴加檢討，而得到一個正確的解答，使符合於當前文學的任務。

一九四八、八、十九、於石牌文學院

# 歸燕

## 秋色

一個退伍的士兵，曾經走遍遠處的台，到過上海，杭州，現在經過許多小縣城，和星布的鄉村，遠遠地歸來了。

一條蒼鬱的森林夾持着的石道，引他穿過了山，又走在澄清的水岸旁邊。一隻碧玉色的翠鳥，冬的一聲，從水中啄着了魚，飛走了。他想起多年沒有見過家鄉的女人了，她們裝扮用的銀花，正是用翠毛裝飾得美麗的。石道轉了方向，一塊閃着金色的油菜花田畝，迎在他的前面，蔥綠的麥子，長着蓬鬆的髮菜；油桐的新葉下綴着白的花朵。

「從此再過種作的的生活了！」大雄想。一陣熱潮，飛上他瘦黑的臉頰，左額的癢疤因此紅了起來。他解開了全部鈕扣，外衣就像半閉半開的布幕一樣的垂開着。跟着急促的腳步，他心中愈焦急，四月的陽光愈把他炙得滿頭大汗，幾乎像急行軍時似的。他忽然想到隊伍中的老劉，老劉這個人的確不錯，他常常唱小調，唱得對極了，歸家客怎麼會不是這樣的大熱呢！他怪自己不像老劉的聰明，不會唱小調。

「歸家客，十個歸家九個急……」急，急什麼呢？他不知不覺的放鬆了步伐，撥動紫色的厚嘴唇……

「大雄！」他一怔，下意識地做了一個立正的動作，抬頭看，前面的斜坡上，正走來一

個藍布短衫的漢子；短褲，光腳草鞋，長臉，新剃的光白的頭上，汗珠正在閃光……

「唔，唔！」他裂着嘴脣笑。「阿松哥，往哪裡呢？」

「恭喜，恭喜！，回來了，古人說得好，吉人天相，——」

「這天氣，怕又要下雨呢？」大雄把背著的小包裹卸了下來，向路右上一摔。看着阿松掏烟斗的動作。

「人家說，坐纓選纓背，像你，就不吃虧！」

「什麼？」阿松盡力抽了一口烟，鼻孔裡立刻擠出兩道白烟，「靠山山塌，靠水水乾，大雄，這年頭，靠人嗎？什麼人靠得住哩？歸根一句話，還是要靠自己活動！」

「是呀！」大雄頗贊成似的說，「要我是阿松哥，就不會吃這末整整五年的苦頭！」

靜默，只響着烟管吱吱的叫聲。阿松突然發動眉頭，得意地微笑說：

「話也是真的，我阿松，要是有一兄弟，怕早也吃了糧，說不定，埋進黃土了！——你吸烟罷？」阿松裝上一鍋烟絲，把吃剩的烟火，依然裝了上去，送到大雄的手中。

「隊伍裡，」大雄抽進一口烟，「我有一枝烟管，五寸來長，三月前，給人家發了洋財

阿松細看臉龐，只見這漢子，圓臉下，是個尖下巴，凹陷的目眶中，一雙凝滯的眼球，額上，兩三條縐紋數得清楚。面貌表示出他是個忠實的莊稼漢，只是比以前黑瘦了些。

現在，他雙手送還了烟管，忽然一隻山雀，飛歇在他俯頭頂的杉樹上，發見了人吧，又「嘯」的飛向山谷中去了。

「目前，」大雄像極力思索着話題。「目前大家都好罷？」

「沒有什麼不好，假如除了壞的來講。」

「兵呢？」

「也難說呀！」

「我家中也都好麼？」

阿松一面告訴他一個大概，一面迅速地裝上烟草，使燃燒了九成的烟火，不至於熄滅再浪費洋火。

「你娘早幾年過世了。」他一手擎着烟管，一手扣着草鞋繩子說。「你的妻，不，風連去年養了女兒，這年頭，誰也是難的！」

「唔，唔！」風連嫁了人？」大雄心中一震，不由的把話說口說了出來。

「不，不，聽說是你娘，你娘說：黃狗年紀有了，也得娶老婆，嫁了她，才有這一注錢，只是捨不得嫁，後來一想，到不如轉給黃狗，就這樣，——你怎麼不寫信回來？怎麼不託人寫信呢？」

現在大雄迷惘地走在黃泥河路上，無聊了起來；他內心的不安，正如他沒勁而零亂的步伐。從前離群在腦子中的圖畫，一幅又一幅的

顯映了出來。

紅漆的大門的廟堂上，有許多新的花樣，他不及細看；還有許多陌生的人，坐在中間，第一眼就看見的白圓臉，自然是吳鄉長了。旁邊還有一個人，却比吳鄉長魁梧多了。「李大雄！來，這裏來碰好運！」鄉長喊着說。一個臭臭的棉長臉，就把筒子送到他的面前，用顫抖的手，他抽出一條第三號……泥道上的碎石，碰着他的腳趾，他驚醒了。但不久，又懵懵懂懂的，沉思在往事中。

一粒細小的桐油燈火，跳躍黑烟騰騰的火光，年青的妻，嗚咽着催他：「逃吧，去幫人家做生活，三年五年，風聲息了，再回來罷……」

矮瘦的母親，和一個比他小三歲的弟弟，他都爲他流着眼淚。

「聽說要封屋，捉人，沒收家當的！」突的他驚醒了，這起伏的山巒上，不是可以看見他的村子了嗎？現在他開始猶豫起來，要不要回到家裡？要不要回到家裡呢？

僻陋的鄉村裏，往往只是一件小事，却像什麼了不起的新聞，擱在村民的嘴巴上。

「呵呵，真有趣！」他們談論着這件事，要想找出一個結論來。

「呵呵，真有趣！」他們鑑賞着人家的悲哀，但未必知道是一件惡事。

現在也無非是這所空場上，有些兒熱鬧！「還是這樣麼？」三角臉的問。「聽說，還是這樣，」鵝蛋臉接口說，

還是各人一室，見鬼！這真無辦法。」

「鳳連，倒也有意思向大的，只是……其實都不好意思！」秃頭說。

「聽說，鳳連還埋怨大雄呢？說他怎麼不叫人寫信回家，」鵝蛋臉的隨手撿起一粒石子，向腳泥的老燕擲去，而且緊接着嘴。「她還到死鬼墳上哭了一通呢！」

「什麼人……」三角臉側着頭。

「鳳連呢？」

「我說是什麼死鬼的墳？」

「大雄的媽呀！」鵝蛋臉帶着蔑視的神氣說，「她說，那是死鬼不好，弄得七顛八倒，真是氣煞，看她神氣，還是向大雄的。」

「真是前生的冤孽，前生也沒聽到的事，還不如各自走開！」離眾人較遠地坐着的祥嫂，原來她一本正經地做生活，忽然也擰起嘴來。

「各自走開？」秃頭覺得奇怪，張大着嘴，對着祥嫂說。

「她有女兒！」

「她還有女兒呀！」三角臉跟着鵝蛋臉說。

「照參議員的說法，和出征軍人的老婆結婚，是犯法，只是，這又是他的弟弟，何況，是他娘作的主呢，他說，講情理，還是應當歸還大雄呢？」鵝蛋臉的臉上，顯存着幾分正義感似的神氣。

「犯法，犯他媽的法，」秃頭忽然立了起來，手畫了大半個圈，大聲的說。一隻老燕被驚飛了起來，吉利，吉利，吉利！飛歇在對面屋簷的瓦片上。「有了幾個臭錢，坐牢，可以

交保，只要腰包一塞，什麼事都不通！」秃頭說着，便靜靜地頓自走了。

祥嫂看看太陽，便說：「又要燒中飯了。」

時間像無聲的流水，田裏的麥子已經長大結穗了。

大雄，終日獨自仰着烟斗，佇立在堂前，獸看那似牛似的大山，那雙棲雙宿的燕子，疾箭似的在屋中飛進飛出，黃嘴貪饒的小燕，却永遠張着口叫餓。

雖然，有些人們，喜愛着金錢，爲金錢失去生命。有些人們，入迷於女人的愛情，飲着戀愛的苦酒，麻醉到死。又有些人們，想到個人的榮耀，然而浸沉在名譽和權利的迷霧中，只是更走近黃昏……大雄，他沒有這些的慾望。

但現在，他模糊地憎恨自己的命運，正如他的愛，是這麼的昏暗。他追憶過去，過去是緊張，勞動，過去是新汗洗着舊汗；他不慣這種心灰意懶的生活！

白日，他幾乎不願走過村中，只有一片冷店的小街；不得已走過的時候，也匆匆地不敢抬一抬頭。每次，他似乎看到數條又冷又尖的眼光。

「噫，噫，噫！」

他好像聽到背後有人笑，但一回頭，笑聲沒有了，而是一些平常的頭臉，他愈覺得，這笑是藏在喉嚨裏的笑，而且，他還聽到背後隱隱約約的私語，這使他更快的擺動脚步，惘惘然的逃進家裏。

家裏，他的弟弟黃狗，已不是幼年那末的好鬧；現在像緘默的泥土，常常低頭走路，低頭對坐。

「今天做什麼生活好？」大雄問。

「除草，新整地上的豆苗，倒長得結實啊！——黃狗抬起他的眼說，「你就把門前的瓜棚架好罷？除草，我一個人夠了！」

這中間，大雄看見兩道不得已的眼光，這眼光，時時跟着他，射到他心的最深處，總使他日夜惴惴不安。而且，這也常常阻礙着他的心：就是風連。

當他踏進自己的家門，就被風連一眼看到了。

「謝天謝地，回來了，要是媽在……」

「兩行淚水滾落在她的臉頰上。」  
第二天，他看到羞澀的眼光，雖然，當沒有外人的時候，她紅着臉，抱過正要試步的孩子來說：「伯伯——伯伯，叫聲……」大雄立刻看清，她一雙水汪汪的眼睛，顯露出一絲慘苦的微笑。但這臉頰却仍如以前的紅潤，美麗而年青，然而，這中間增加了一道陰暗的憔悴。

「看伯伯的眼睛，也凹陷下去了，你有什么不舒爽嗎？」一天風連抱着孩子說。

「唔——唔，」大雄摸摸自己的臉頰，露出一絲慘苦的微笑。  
這以後，過了不長的日子，黃嘴小燕已經能夠撲撲自己軟弱的兩翅，把尾巴一翹，撒蕩在巢外。大雄他踏進矮小的廳堂，只見四壁黑汗，地上燕糞斑駁，真是滿目淒涼，但他無心理睬這些，他被一個思想糾纏着。這念頭的旋

，使他日夜不安地思索着。現在，他有了一個決定：

「去吧，那麼遼闊的世界，比起這裏，什麼地方都好些罷？」

夜網從遠山張起了，不一刻，昏黑填補了人間的空虛。鄉下的人家，早燃着了松明子的火。吃了飯，大雄淡淡地說：

「明天，我出門了！」

「什麼地方去？」

「我會經走過，一個不很遠的地方，那裡有多餘的泥土，有富力的主顧，種山山好，種田田肥……」

「幾時回來呢？」風連問。他看到一雙水汪汪的眼睛，正在想什麼而出神了。

……第二天早晨，大雄收拾了衣衫和幾個零錢，風連抱着小孩，左手把昨夜為他做就的點心，小心地放進袋子去，而且說：

「點心，放在袋子里，八個玉米粉團子，夠了嗎？」

「夠了，」大雄本能地仰起頭來，看見一雙潤濕的眼睛，他要想說話，却找不出一句適當的話說，終於，他親着女人手中的小孩。

「伯伯，叫……」風連推着她的孩子，果然，孩子叫了一聲：「爸——爸……」

又是這桃色的臉頰，水汪汪的眼睛，這中間，射出兩道誠懇、痛苦而混着愛情的光芒。他走了，答謝的老燕，「吉利，吉利，吉利」，和往常一樣的叫着。  
「……」他走時，他吩咐弟弟說：「我

去了，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我們是一母所生，同胞手足，爸爸早死了，媽一生，艱苦撫養我們，還不是，想我們爭口氣，成家立業……！」不等說完，大雄覺得喉頭被什麼阻梗住了，於是，他上路走了。

「叫伯伯早些回來呀！……」他聽到尖銳而顫動的女人的叫聲，從背後送來！

在中國，多少善良的人們，正在痛苦，流亡，沒落，毀滅……他們期望着歡樂，期望着明日，然而明日……

夏末的時候，小燕拍拍他壯健的兩翅，跟着歡悅的老燕，飛出了屋簷，飛入了雲霄。吉利，吉利，吉利……！

「吉利，吉利，吉利——」  
天空中無數老燕和小燕，翱翔着，歌唱着，流星似的，上下疾飛，織成一張流動的網。

「媽，燕？」

「去了，飛去了！」

「回來嗎？」

「不回來！」

「不，燕，要回來！」

「……」

夏天去了，秋天也要去了，樓間已經剩下一個空巢。兩三隻嫩鷄，偶然看見陽光正落在門口的一堆泥土上砂浴了。一切都是死一樣的死寂！

「媽，燕？」只有小孩還是仰着頭這樣的問。

一九四八、二、一五、浙江

# 獄中花

楊詠新

(一)  
我實在不相信，我還能看見她；  
怎麼？我還要看見她嗎？不錯，那真的是  
她，一點沒有看差，這是一回怎樣離奇的事情  
啊！

朋友：這不是傳奇，更不是我臆造出來的  
故事，在現在舊禮教封建制度快要被打倒，健  
全的新社會制度還未建立的過渡期中，的確有  
着這末一種可憐的女性典型存在。

把她們從獄中解放出來，把她們從地獄中  
援救出來罷！朋友！

(二)  
記得是四年以前：那時我是十五歲，媽媽  
說原居房租太貴，要找便宜一點的房子，過了  
幾天後，她說找到了，這是一所齋堂，有幾個  
老太太和幾個老處女在那兒修道，終日只是吃  
齋念佛，不理外事，這屋子以前本來也不出租  
的，可是近來生活費用日高，支持不易，只好  
棟外廂幾個空房子，收拾好了租給人家以資彌  
補。

於是幾天後，我們便遷入了這新居了，那  
屋主是一個八十三歲的老太太，整日手中都捏  
着兩粒珠，口中喃喃的念着經：「南無觀世  
音菩薩；南無觀世音菩薩！」的佛號，這老太  
婆對我們慈祥和氣，一一指點着我們的各種  
事情，而且她和別人一說就說得非常投機，那

較得要命的老臉孔永遠帶着笑容，這充分的表  
現出一個吃長齋的老佛婆的模樣。

我們後來纔知道，三太——我們後來都叫  
她三太——原來是一個貴族的千金小姐，父親  
在前清做着大官，母親因為生伊難產死了，伊  
長大後知道這事，便發誓終身吃素不嫁，吃經  
來超度那為伊而死的媽媽。

於是伊便向父親取了幾畝田，一所屋子，  
兩個侍婢，便永遠茹素起來，一直到現在六十  
多年了。

看不出這老太婆竟是這末可敬的一位孝女  
呢！

這有一個我們叫伊六婆的，伊的年紀大約  
也有五十多歲，是三太的表姊，據說嫁了三個  
丈夫結果還是守寡，請算命先生一算，才知道  
伊命帶白虎星，註定要一夫的，這是前生作的  
孽障，註定今世受報應的，伊聽了以後，便絕  
了望不敢再嫁丈夫，想了一想：前世不修，修  
修今世，好待來世命裏不再這樣苦罷，於是她  
便投奔伊的表姊，一同興起長齋來：

另外一個也是自願終身不嫁吃長素的，她  
的年紀不過二十多歲，家世不清楚，但她投身  
入來時，她送了十多畝田給這齋堂，名稱是說  
獻給佛爺的，實在是拿這田地的收成來養活自  
己，她身世是從來未向外人說過，我們一個  
新入伙的自然不曉得。

六婆有一個名稱叫做養女婢女，十五歲，  
這位養女的身世我們也一概不知，她有着一個  
很清瘦的臉龐，面色很清白，沒有甚麼血色，  
這大概是因為她的生活和營養的關係，一雙大  
眼睛，眼珠子深藍的，就像夏天高高的天空一  
樣，像西洋美人似的十分可愛，而又總是陰鬱  
的看人家，臉上很難得到笑容，不過偶然笑  
起來，牙齒是潔白的，很好看，只是鼻子塌一  
點，嘴大一點，……

我聽見媽媽叫她作「霞姐」，我也跟着叫  
她霞姐了，她待我們很和氣，雖然沒有笑容，  
我們初來時，她幫助媽媽擺椅子，收拾一切，  
又替我們挑了兩担水倒在水缸內，甚至還替媽  
媽抱了我的小妹妹上街去玩，好待媽媽收拾凌  
亂的房子和廚房。

這樣住下去，漸漸的我們也混熟了；她們  
這「一家」人都非常的虔心，每日都有她們固  
定的功課——

三太是這「一家」的家長，伊是最早便起  
床的，天剛放亮，伊便起來端坐在蒲團上，喃  
喃的誦着經或者大悲咒，接着六婆也起床  
了，六婆一起床，必定要把阿霞姐喚醒了，霞  
姐起床後便打水；掃地；拭桌椅……忙着，  
這時那一位「五姑娘」也起床了，於是霞姐便  
煮早餐給她們吃，吃過了早餐，伊四人便一起  
跪在「佛爺」的面前，朗誦着觀音經，一直到  
天色大白，每家人都起了床的時候。  
每天都是如此，我和伊等同居六個多月，  
從沒看見有一天間斷過，伊等是把生命消磨到  
這個地方去，讓歲月消蝕自己的腦子和肌膚，

爾伊等就把一切希望，一切美麗的幻想，都寄托在來世上，寄托在死亡後之另一個世界上。唸經的時候，要算六婆唸得最响，其次五姑娘也是高聲唸的……三太是跪在前面閉目在唸，一面數着珍珠。至於霞姐呢，或者跟着五姑娘喃喃的低唸，但是有時我看見她唸着唸着，忽然你記起了甚麼似的，忘記了唸經，怔怔的呆想起來；然而這算是日常的「功課」，到了初一十五，伊這一家更忙起來；大清早伊等便穿起了一件道袍，敲着木魚鑼磬，很齊整的，像學校歌詠團的四部合唱的「唱」起經來；和着鐘鼓聲，非常悅耳好聽；這時候我便最愛借入去站在一旁呆看，只見三太、六婆、五姑娘，穿上了道袍，（但霞姐我，却我從未見她穿過。）跪着唸經，佛爺香案前，燃起了一長列的香燭，三盞大油燈的光輝柔和的照射着，外面天階供奉靈尊神的也點了香燭，一時屋子裡都給烟霧籠罩，那種氣味實在不太好受。

翻過了經，三太便捧了一盅清水，持着一根拂塵行出外面來，（伊的佛堂和我們是隔一個空廊子和一個天階的）把那些清水，洒到廳子上，房子裡，屋子的每一個角落都洒遍了；聽說這些「聖水」能去邪避穢，正所謂「驅邪出宅，引福歸堂」的，想不到這些東西竟有如斯有效力。這樣洒洒便百病消除，簡直比「D.D.T.」還要厲害。

把屋子「消毒」後，又同夫唸經了；這樣唸着唸着，一直到中午來臨了，伊等這半天的功課才算完畢，才能鬆一口氣預備吃飯。

漸漸我們混熟了，霞姐對我很和氣，她有

甚麼東西吃一定分給我一點，有玩的東西也大家一同玩，我們竟成了一對很要好的小朋友。她對於唸經拜佛，似乎不感到多大興趣，有時我很天真的問她：「霞姐：你為甚麼在唸經的時候總是想呀想的，想的甚麼？」

「你懂得些甚麼呢？」她垂着頭：「一個小孩子問這些做甚麼？」

「你才是大人啦？好不知羞！」我打趣她！她又垂下頭去，好一會才慢慢抬起來：說：「誰像你這末幸福呢？有爸爸；又有媽媽！……」

「終不成你是沒……？」我見她說得奇怪，不禁笑起來。

她再也不說一句，還自站起來回到佛堂去了！

我呆看着她的背影，她穿了一套藍色的土布衫，後面拖着一條長長的辮子。

「這個人的性情真是奇怪！」我當時想。

（三）

過了兩個月，我跟霞姐和三太等幾個人就係一家人一樣的親熱了；首先我看出了三太對霞姐和善得很，就如對自己親生女兒一樣，大概因為伊是一位從小就修道的女兒，對於任何人都和愛慈祥，就是對於一隻老鼠，一條蛇，一條蜈蚣，伊都不肯殺害而把他放生了的，據說前年有一個竊賊闖入來被捉住了，三太不特沒捉他，反而叫他在佛堂前叩了兩個頭，給了一點錢叫他逃走，所以在現在說起來：伊倒真是一個熱烈的「人道主義者」。

這大概是出於伊底貴族的家庭教育所陶冶

的結果，至於六婆，伊可沒有這種風度，伊不算惡惡，可也不是一個和善的婆子，大概伊從前原是鬼惡的，但是現在既然是吃長齋的人，當然比較和善一點了，然而伊底本性還常常不自覺的流露出來，好像時常咒罵別人，或者不給霞姐吃飯等，還有一副「主人」的作風。

霞姐就在這樣的環境生活着！

原來這屋子的隔壁，就是一所尼姑庵，裏面住着幾個尼姑，也有兩個小尼姑，十多歲，才落髮不久的，幾個尼姑在裏面住着，怪不稱我時常看見了有一個瘦削面孔的小尼姑手挽着一束青菜，或者一捧豆腐低着頭從街上走過。庵裏的香火似乎並不旺盛，很少見到有人來參拜，出外作法事的也不多，偶然也有一次，在晚上大大小小幾個尼姑挽了幾個黑布包袱，走出去街上，垂着頭，蹣跚的走着，人們便知道伊們是去作法事了，——做法事：都是通宵的，尼姑們由晚上十時一直要混到天亮，還使尼姑們十分不好受，我也看過這種活劇，晚上快天亮時，那做法事的主人家家都睡去了，尼姑還在念經，一個小的有一下沒一下的打着木魚，旁邊一個閉着眼睛唸經，聽去活似催眠曲。

第二天早晨，伊們完成了這一宗「生意」了，幾個尼姑仍然默了幾個黑包袱蹣跚着回來，不過看去伊們像不睡了十夜的光景，疲倦得走路也不穩，個個都像快要倒下了一樣，彎着背低着頭，一步一步的，看去不像人，而像一隊行走着的狗！

這就是這一種人——這一種被摒棄於社會之外的人的生活，當時我想：原來這些與世

無爭的人也要用這樣艱苦的勞力去賺錢的，這  
個現象在今日高唱社會改革的專家，也許是一  
個課題罷！

我們齊堂和這尼姑庵，也真是「鐘磬之聲  
相聞」，且時時有往來，尤其是那個十多歲  
的小尼姑，跟霞姐很要好，伊是時常到來走動  
的。

霞姐對特尼姑很和氣，但也時常捉狹伊，  
取笑伊的，霞姐有時就會這樣說：

「好漂亮的一位姑娘，作興會當起尼姑來  
呢？」

是的；我當時也時常這樣想，那尼姑不算  
很漂亮，但也決不是殘廢或者有甚麼傳染的病  
，這到底還是爲了甚麼？假如我是一個靈魂學者  
，那麼可以用「靈魂學」來解釋它，然而我又不  
相信有靈魂的……一直到後來我才知道：仍  
然是那句老話：「前世造了錯事，命定今生受  
苦，只好修修來世罷！」於是歸根結底，還是  
回到那神秘的宿命論裏去。

且說當時那尼姑聽了霞姐這句話，羞地面  
孔就紅了起來，「沒有甚麼法子？誰是自家願  
意做尼姑的呢？」伊喃喃的說。

「真說得奇怪，不願意做就不做好了，還  
要做甚麼？誰會強迫你去呢？」霞姐天真的  
說着，哈哈的笑了起來，然而她不知道不過幾  
年後，她說的問題要自己來拔答案。

「阿呀！不要說了；霞姐！」那尼姑羞得  
幾乎要哭起來。

「唉！你真笨！她們逼你做；你不會反抗  
的麼！你不會逃走的麼！你怕沒有人可憐麼？」

你的年紀才……：「但霞姐突然止住了。因爲  
六婆出來了；

那小尼姑原來也識字的，有一天，伊突然  
走過來問我借一本「學曲大全」去。

「借學曲嗎？借來做甚麼？」

「做甚麼呢？借來唱唱！」伊的年紀比我  
大，伊簡直把我當作一個小娃娃！

「啊！你是唸觀音經唸厭了罷？」我取笑  
伊。

伊又掙紅了臉孔：「好嘞！不借就算嘞！  
捉狹鬼！」

我便把學曲借了給伊，但心內同時奇異的  
覺得：「啊！爲什一個尼姑也唱學曲的呢？」

(四)  
這也是後來才知道事，原來三太不但是  
一位貴族的千金小姐，而且還是一位「才女」  
；伊讀過很多的書，烈女傳啦！孝經啦！禮記  
啦！詩經啦！大學中庸啦！都唸得滾瓜爛熟，  
要伊作幾篇八股的對偶文，伊可以即席揮毫！  
而且伊還寫得一手好字，常常有很多的老太婆  
，或者婦人來請伊寫信，寫請帖，甚至寫賀詞  
的。

霞姐在伊教誨薰陶之下：對於古文學也很  
有修養，大學孟子，成語考（幼學故事瓊林）  
，列女傳固然都唸過，就是高深的如莊子，戰  
國策，她也很愛好；尤其是前者：我常常聽見  
她在暇時，獨自坐在佛堂的蒲團唸着：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  
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

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  
中道夭者，是知不惑也……」（大宗師）

此外她也很愛誦讀古文！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  
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瓊越……」  
或者：

「偽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  
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

念得很好聽，比念觀音經要悅耳得多了，  
據說這都是三太教導着她的，那時我對於那些  
古文完全不懂，我只有幾本新文學的小說，霞  
姐對於這些小說也很愛看，她曾經有一次向我  
借了一本「愛的教育」看，但第二天可就關了  
門，那是她看的時候被六婆看見了：

「看這些書做甚麼呢？書面畫得怪難看的  
，不知說的是甚麼！不准看！」

霞姐沒作聲。

三太也出來了！一把搶了那本書去！

「啊呀！不得了！小小一個女兒家看起這  
種書來了；這種書完全要不得，都是教壞人再  
，你看：愛愛：愛甚麼的……唉！快些不要的  
看……：女孩子看這些書真是不要臉了！」三  
太氣沖沖的說着，我從未見過伊有這末大火氣  
的。

「借誰的，快交還給人，以後再見你看這  
種壞書，仔細我剝了你的皮！」六婆說。

霞姐便悄悄的把書交還給我，但在六婆、  
三太，睡了午覺或不在家時，她便溜到我的房  
子內，偷偷的拿起來看，她的性情也很強韌的  
。在這偷偷的看書的環境下，她竟把整一本「

愛的對寫」看完了。

「阿霞姐：你不會反抗嗎？」我有時和她悄悄的談起來。

「反抗！當然！但我不能反抗三太，又不能反抗六婆，我不敢反抗她們，我要反抗！」

「反抗甚麼？」我急急的問。

「唉……」但是她又嘆了一口氣，說不下去了。

然而不知怎的：六婆對我和霞姐的行動似乎注意起來了，偶然我們說話低聲點，他就直瞪着我們，好像談話也犯了甚麼罪的，有時我和霞姐做着各種遊戲，像跳繩啦；踢毽子啦，他也故意的阻撓着。有一次我和霞姐一起坐在天階講故事，一直談到晚上，正講得高興，忽然六婆從佛堂伸出半個身子來，就向着霞姐說：

「進來！」

霞姐不假聲，跟着她進去了。

她惡狠狠的罵着：「討死嗎？一個女兒家

和人家坐在天井說什麼鬼話？不怕羞的嗎？」

說着：她瞥了我一眼，猝的一下子把大門關上了！

我當時簡直吃了一記悶棍，還在太冤枉了。我和霞姐的感情在那個時候，霞姐的心理我不知道，我何嘗有想到這方面去，六婆把我看得太下流了，然而現在我不恨六婆，也不怪她，因為我知道有一些毒素遺留在這種人的腦子裏，是怎也不能脫掉的，這些毒素，也許去再遺留給下一代，而為青年男女之劍子手。我們應該努力的是把這些毒素消滅了，使我們能喘

一口自由的空氣，六婆算得甚麼呢？

然而我說過，霞姐是很具有反抗精神的，不過以後，她仍然和我一樣談，一樣嬉戲，一樣說笑，有時反使我不好意思起來，而且三太對我們也沒有甚麼，她對霞姐是不管束的，至於五姑娘則更叫我們一起玩，一起讀書，她微笑着說：「理他倆幹嗎？他倆還不過是一對小孩子，懂得什麼呢？」

霞姐悄悄向我說五姑娘的身世，原來五姑娘也是一個婢女，主人家把她養大了，便把她污辱了，然而又不正式收她做妾侍，所以她受着主人主母的壓迫，再加上這層痛苦，使她不得不逃了出來，她逃了出來後，把在主人家偷出來的錢買了幾畝田，原想就此活下去的，但是她的主人四處訪覓她，說見了她定把她打成殘廢，她害怕起來，於是不得不避入這兒來，住上幾年，待主人家死了或不再提起了，她仍然要再出去再嫁一個人，五姑娘對霞姐講過：她不能守一世活寡的！

我聽了默然，原來在五姑娘的身上也可以找出一篇小說材料來的。

然而我一問起霞姐自己的身世等，她就越口不言，或者用別的話岔開去了，我時常想打破這個悶葫蘆可是總沒有法子。

一天晚上：天氣冷得怕人，我早已鑽進被窩裏睡着了，但聽見隔壁的媽媽和三太說得很起勁。

媽媽的聲音：「這個人不錯！很好的一個人啦！」

「是嗎？」這是三太的聲音：「不但生得漂亮，我們阿霞的身世也很可憐啦！」

我的神經像被甚麼刺了一下的，將地坐起來，心裏忐忑的跳動，我集中了精神去聽三太說話。

「我看來也是啦！她常常好像有很多思慮的，纔十八歲的姑娘，心眼兒就像個大人一樣了！」媽歎息着說。

「她是一個私生女啦！」三太低聲的歎息着說。

「怎麼樣？」媽說，聲音帶着驚詫的成份。「現在我將伊慢慢說給你聽！」

以下是我在隔壁所偷聽過來的，三太的敘述——

(五)

二十年前：縣城新設立了一所中學，這縣城是向以守舊著名的，這所初級中學會經成了私塾先生攻訐的目標，虧得學校當局，通過了當地政府的許可，才不致中途夭折。

於是一般比較有點清新的頭腦的青年男女，都到過所學校讀書，然而也有一些誤解自由的，弄出了大悲劇來，陳佳和伍憲便是其中之一主角。

他們都是在初三讀的，陳佳是一個窮家子弟，而伍憲是一個地主的女兒，但他們竟愛起來了，他們的家世是這末的懸殊，他們對於雙方家長也完全不認識，但他們心目中有一個美麗的憧憬，他們以為自由是無價的，他們一定要爭取的，那知他們便成了新社會的殉教者，事情是不能遮掩的，恐懼的心漸漸戰慄了

她勇敢的精神，她戰慄的對陳佳哭訴着！她有了一個「愛情的結晶」了。

事情就是這樣，他倆便被學校趕了出來，其實那校長也不想這樣做的，可是當不起社會惡毒的咒罵，這正是對校長也有影響的，校長叫他倆出去後，悄悄的替陳佳在一家商店裏，找一份職工幹，並叮囑他不要露出真姓名。

這樣艱苦的混到暑假，於是禍事來了，伍惠的媽媽要她的女兒回去，據說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商量。

不消說：這一定是媽知道了這個消息了，伍惠和陳佳商議了好幾天，他倆決定了一同去見她的媽，大不了一便拋棄了性命，至於那個剛生下來還未滿一個月的「愛情的結晶」，他倆決定不使她一同遭難，便把她——這小女嬰付托給校長撫育，他們兩口子便走進療治場中，為新生社會的一個殉道者，向封建社會作殊死戰。

以下的事情不大明瞭了，總之這兩個男女都是死了的，陳經被伍惠的爸爸悄悄使人在半夜裏把他綁住了拋到大河中餓魚，而不給伍惠知道，但伍惠是聰明的，她明白這是一件甚麼事，她被父親活活囚在家中的一個閣子裏，不能行動半步，伍惠是勇敢的，同時伍惠不能再愛陳佳以外的任何一個人，她吊死了——在那藍藍似的閣子裏。

一株獄中之花萎折了！  
這便是鄉民傳說的結果，使城裏的報紙也有一段小小的地方通訊載着這事，立刻人便傳說開來了，這是那所廢登中學的學生做的好事

這一來：甚至連那個還未曉講話的小女園也遭了禍，校長不敢要了，但校長又不忍看着這孩子夭折，這時候六婆的丈夫跟校長是朋友，六婆便說：那便把她要下來，將來作一個女兒吧！

在曠野山頭生長的花，比在溫室中用人工供養的花，都特別的強健，堅韌，能夠當得起任何暴風雨的摧殘而不致枯萎的，這一個從胚胎的時候起就已經充滿了艱苦和逆境的象徵的女孩，經過了無數次的病，餓，痛苦，鞭撻，終於強韌的成長起來了！

今日的霞姊：在那清瘦的面龐，大而美麗的眼睛之中！又怎曉得這是一對為「自由」而死了的青年學生的結晶，一個偉大的歷史紀念品呢！

當三太太把霞姊的身世講完以後，我聽見媽媽驚異的長長的喊了一下：「啊……」  
跟着爸爸的聲音：「人們都說和私生子是特別有天才的，怪不得霞還未聰明！」  
是的！霞姊有她從父母遺傳下來的傳統反抗精神，有她從三太太六婆教訓下來的三從四德的溫柔特性，對於文學，她又盲目——是的盲目的愛好着，她有中國古美人的風度，也有女才子的資格，何況她又是一個有特殊天才的私生女呢！  
這晚上我睡晚做着夢，惡的；好的：濃膩的，都是關於她的。

天剛放亮我便找着了牠，我那是實在是一

個不知輕重的小孩子，我以一種得意的，神秘的音調對她說：

「啊哈！我知道了你的身世了，你媽媽不是吊死的嗎？哈哈！你猜我怎樣知道的？……哈哈！」

但是，她立刻跟我翻了面子，她突然抽泣起來，她哭着說：「你以後不要再對我談話了，我不願意認識你！」她哭着跑進裏面去了！於是她跟我不理不睬的過了很久，我那時是不在意的，甚至有時我還殘酷的嘲笑過她呢！

但是突然有一件消息到了這裏，抑是隔壁「鐘聲之聲相聞」的庵堂的事，據說那個會向我借粵曲而也算我的朋友的小尼姑竟死了，家中的人因為我是男子，都不讓我知，於是我不得不請教霞姊。

她近來消瘦得多了，她仍然像從前一樣很愛撫的跟我說，而且聲音更溫柔了，使一個十六歲的我生出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心靈之溫暖。  
「因為什麼呢？因為她想逃走了！」霞姊說着：「但她一個光着頭的小尼姑能逃得多遠呢？她能夠到別的城市去嗎？不，於是她便被活捉回來了；那老尼姑便將她毒打了一頓，不能動彈，也不給東西她吃，她便在晚上吊死了！」霞說着，突個然衝動的握了我的手：「死的時候，她真是慘得很呢！」她說，她的聲音有些梗格。

我無言，一株獄中之花萎折了！在新社會還未整個健全起來時，這些事到今天恐怕也出不窮吧！

然而在那時，我卻只把它作為一樁可怕的故事看。

麗莎當然比我想得多，她當時喃喃的自語說：「爲什麼不能逃呢？爲什麼不反抗呢？我的命運也不過是一樣啊！我將來也要吊死的啊！」她着了魔的說着：「我們是永遠不能出頭的，看人家的女學生多活潑，多幸福！我們也不是人嗎？可是我們永遠出不了頭啊！還是早早的死了吧！媽啊！」她突然哭起來！逃進佛堂去了。

然而我卻要和麗莎們分別了，我們一家要遷到廣州去了，我們是小孩子，在家中是不能作主的。

一天傍晚，爸媽都出去買船票去了，麗莎在房間同我談話：

「麗莎：『我說：『你以後不知會變成怎樣的啦！』」

「你真是一瘋子！」她苦笑着！「誰會知道自己以後將變成怎樣呢？」

「你能夠反抗嗎？」

「當然；我能夠反抗，可是我現在想着：想着：我覺得不知道反抗誰好，反抗六婆嗎？反抗三太嗎？不！我要反抗的不是她們，我的敵人不是這些老太婆，我要反抗她們簡直容易之極，但總之她不是我的敵人，我現在最痛苦的，就是還找不出我的敵人，我不知道我們的敵人在哪兒，他好像一個猙獰的魔鬼，從黑暗中露出一絲臉孔向我們發笑，用他那隻魔手牽引着我們，推我們下黑暗的地獄去，可是我們却找不見他的影子，看不見他的臉孔，更摸不

着他那隻魔手，啊！我現在正不知怎樣才好，我只要找見了我心目中的敵人，我是準備丟了我的性命的！」她激越的說：

我很感動！我也激越的說：「麗莎！誰是你的敵人呢？」

「不！你錯了！」她立對說：「那不是我的敵人！是我：我：與其他一切如我們一般命運的青年男女——尤其是女子的共同敵人，我們一天不找出這個敵人來，我們就一天受着苦難，我們一天不消滅這敵人，我們就一天不好過……」

「莊源！」她叫着我的名字：「你去找那敵人吧！你會比我更有勇氣，有力量，我看我以後的命運很悲慘，也許和那小尼姑一樣呢！」

這是麗莎最後對我說的話！以後便分別了。

(七)

三年來，我在社會的濤浪洶湧着，曾經幾次幾次幾乎沒了頂，我看穿了這個文明社會，正如辛克萊所說：「這金玉其表怪美的文明，就像白骨塔的内部或者一座戰場一樣，你無論在哪兒的地皮下掘下一鋤頭，你都要發現出恐怖，不堪入目的畸形，不堪入鼻的惡臭，都會使你病倒！」

然而我還未被命運戰敗，我還很強韌的活着，至于麗莎，實在我已把她忘記了！只有那句：「去找我們的敵人罷！」的話還清晰的記得，而且我是這樣的做着。

命運是最愛戲弄人的，我料不到竟會再回到這個城市來，一回到這城市後，麗莎，三太

，六婆，五姑娘，老尼姑……一切一切又突然地擁擠我的腦子了，而我不敢見麗莎，三年多了，我在這社會上却是庸庸碌碌，「做着自己所不願意做的事，」假如她見了面問我：「你已找到了我們的敵人了麼？」那要我竟置身何地？我將如何答她！

但是我竟見到她了！

這是一個霧雨天，雨從前天就起下了，若斷若續，忽大忽小的，總是下着，下着……那單調的聲音使神經衰弱的人要發了狂的……

好悶人的霧雨啊！我撐了一把傘在路上走，路很泥濘，一不小心便會摔一交的，所以我只顧低着頭閃避那滿佈路中的泥沼，這天，因爲我窮得慌了到一個朋友家借錢來持維，一路行時，心中非常悶，非常不起勁。

我走到郊外來。天正下着毛毛雨，郊外的風景很美麗，如霧般的雨絲像一塊輕紗的籠罩了遠處的山崗和近處的樹林村莊，使我憂煩的心也暫時開朗了，縱目瀏覽着這美景。

突然從那邊樹林裏的屋子，走出了兩個穿着黑袈裟的人出來。是光着頭的尼姑，她們歇了一個包袱，撐了一把黑布傘，逕談逕走着。

我立刻如觸了電一般，腦神經一陣戰慄，一直透到腳下，眼前是一片香花，我幾乎失聲喊了出來：

那不是麗莎？——

是！我是認得她的，儘管她是成了一團尼姑，或者成了一個香港小姐，我都清晰的認得她。

但她沒有看見我，她是低着頭，蹣跚地走

層的，也許因為恐怕海上的無賴嘲弄的原故，她一直不敢抬起頭。

一別三年；她更消瘦得不成樣子了，臉色更是蒼白，那大眼睛蘊藏着的美麗都消失了，背駝着，像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一樣，在她身上，找不出一絲朝氣，一絲青年的活力來，經年在她身上潛伏着的傳統的反抗精神，現在完全看不出來了，她只像一個傀儡，一個殭屍。

我想衝上前去，但有一種力量使我抑制住了，我只是呆呆的、怔怔的站着，看着她，和那另一個，腳踢的走出了樹林，轉一個彎不見了！

過了好一會！好一會！我突然本能的衝進林子去，我忘記了下雨，忘記了泥濘，我走到林子裏面；看見那是一幅圍牆，有一個小角門，門上有「妙如庵」三個字。

人是不見了，我站在圍牆下，一動不能動，這簡直是一個夢！一個可怕的噩夢啊！

「你已經找到了我們的敵人了嗎？」  
我的眼前突然晃起了這幾個字，我不知道這幾個字為甚麼會變成這個樣子，這裡面一定蘊藏了一個大悲劇，一個「傳奇！」一個「社會問題！」

然而我沒有勇氣去找尋這個答案，我很害怕和她相見，假如和她相見了，也許會弄出一則社會新聞來也未定。

幾分鐘後，我安着頭，從那「地獄」旁蹣跚回來，像一隻喪家狗似的——我沒有撐上雨傘，雨落在我的頭上，肩上，衣服上……我全然不感覺到，回家後：我病了好幾天！

親愛的朋友！請恕我，我沒有把霞姊的結果報告給你們，而故事說到這兒便算結束了。雖然我寫時很痛心！我是那末的沒用，我竟不能給霞姊一絲援助，可是我覺得，我忽然覺得：我要援助的不是她——不是霞姊，或一個女子，這是一個社會問題，在這個過渡期間的社會，如霞姊一樣——甚至比她的身世還痛苦的

(八)

姊妹們正好着呢：她們都生在煉獄中，受着地獄之苦而永遠得不到自由，她們只能活活地在獄中夭死了，永遠見不到陽光，永遠呼吸不到一口新鮮的空氣！  
救救她們——地獄中之花朵！  
……

脫稿於瑞城

### 詩的寫作

王直

寫作你啊！應該永遠是一顆純潔的

用？

心！

永遠不貪妄——要知道耻辱，

不是爲了你我和短促的一生，

要！鎮靜！不要滲入粗暴啊！

在痛苦中，才能興起命運中底真切的

靈感！

用火造的筆永遠繪不出人類的善途，

利害，呼喊，使世界步入更大不幸，

十次，百次……永遠，開不出花朵。

太多。

憤怒——千百行顛倒跳跳的句子何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一九四八，八，廿八，

## 死的微笑

晨歌

早晨，從教堂裏隱隱地吐出一片淒清的鐘聲，縈繞在那湛藍而靜謐的天空裏，挾着幾聲呼呼聲風响，聽來好像是唱着一首悠揚的歌曲……這時候，濃濃的白霧已被微風吹散了。太陽從東天邊的山崗上緩緩地昇了起來，一絲絲金色的光芒透過了棉絮般的白雲，散射到綠幽幽的草原上。那些飽含着露珠的紫色的丁香花呵，亮晶晶地到處吐出沁人心脾的清香！

印麗從夢中醒來，睜開了那雙網着血絲的眼睛，望一望被陽光映射成雪白色的牆壁，臉上便油然地泛出一絲苦笑，接着用一種沙澀的聲音，自言自語地說：

「唉，十多天來不曾見到陽光，今天是多麼幸運呵！」

她說這句話似乎是來得太興奮了，激動起她的病症。不由得肺部就覺得隱隱地作痛，喉頭癢癢的。她咳嗽了幾下，忽然從心底裏翻滾上一種腥黏的東西到嘴裏，她方喊聲：「不好！」一灘鮮血早從口中吐了出來，把床下那雙白布鞋染成了緋紅色。腦子裏像有千百枚針刺着一樣的痛楚，於是她又疲倦地閉上兩眼，昏厥過去了。

等到她第二次醒過來的時候，陽光已移射到屋頂上去了。她發覺在她的床邊站着這教堂裏牧師的兒子。這孩子今年才十一歲，金黃色的頭髮，烏溜溜的大眼睛，充滿着智慧的光芒，像紅霞一樣美麗的兩頰，泛起兩個小小的酒渦，——這是一個多麼活潑的孩子呵！

他彎下了身子，向她恭敬地行了一個禮，然後微笑地張開了嘴巴說：「印麗老太太，早安。」

「約克小朋友，早安。」她盡量能把聲音放低，兩隻失却了光芒的眼睛，是這樣緩慢地溜過了他的臉孔。

「印麗老太太，今天你的病好一點嗎？」約克對於這位衰老而患有肺癆病的女人是十分關懷的，在他底純潔的小心靈裏，常常泛起了一種說不出的好感。他憐憫她的不幸，他用一種像愛護母親一樣的情感去親近她。在這十多天來，他是這樣不憚煩勞地替她做了許多小孩子不能夠

做到的沉重工作，例如：他替她跑到有百多里遠的城市去請醫生，冒着大風雨去買藥，白天寧願把採擷花朵，和許多小孩在林子捉迷藏的時間，去陪伴在她的床邊，聽她講述着許多關於母愛的故事，往往他聽了就感動得掉下淚來。

印麗老太太又咳嗽了一陣，然後才慢吞吞地回答：

「約克小朋友，我今天的病症來得很沉重，從昨夜起我整夜咳嗽着，吐出了不少的血，我知道我能看見你那美麗臉孔的時間恐怕不會多了……」她又咳嗽了幾聲，像思索着似的沉默了一會，又繼續說下去：

「但是，我能夠看多你一分鐘的影子就是多了一分鐘的幸福。我不知道要怎樣感謝你好？十多年來，我是這樣淒涼而孤單地過着痛苦的生活，沒有一個親人，一個朋友來慰問我一句，直到我病重，才親近得到一個認識了一個多月的好小朋友——約克，在你的身上，我像尋找到一個十一年前一個雪夜裏的憧憬，我像看見到一幅聖母像，那瑪利亞抱着嬰孩的愛的姿態，在你的心靈裡，我像發現到一種崇高的仁愛底偉大，像一條美麗的，碧綠的聖潔河流，洗滌了我底罪惡和污穢，呵呵，這珍貴的友誼！願上帝保佑你吧！」他聽了這一翻話，感動得幾乎流下淚了，臉上顯得更鮮紅。

「印麗老太太，你是一個多麼好心的人呵！你的病一定會好起來，祝福你吧！」

「是的，但望我會好起來。」她說這句話似乎覺得很吃力，於是她把眼睛閉上，又像思索似地沉默了。

但一陣過於猛烈的咳嗽，又把她底沉寂打破了。她伸出一隻瘦得只有皮包骨的枯乾的手，指著靠在她床上方的一個玻璃窗，用低沉得幾乎聽不到的聲音向着他說：

「約克小朋友，請你替我打開那個玻璃窗吧！」

「好的，印麗老太太，我一定照着你的說話去做！」

約克像一隻活潑的小猴似的，他很快地跳到靠近床沿的一張木枱上

兩手推開了玻璃窗，然後再跳下地來。臉上呈現出無限的喜悅，一雙眼睛直望出窗外：「多麼美麗的世界呵！我親愛的印麗老太太。你看，像眉一樣的遠山，海一樣的草原，你看，紫色的丁香花，紅色的杜鵑花，不是開滿了大地麼！」

印麗勉強從床上撐起半個身子，儘可能地睜大那隻泛出魚肚白的可怕眼睛探向窗外，接着長長地嘆了一聲：

「唉，春天多美麗呵，這已經不是我的時間了！」

她垂下頭了，蓬鬆的頭髮遮蓋了她面部底表情。

「唉，春天多美麗呵，這已經不是我的時間了！」她很憔悴地抬起頭，重說了一句，過後又咳嗽了一陣，翻身倒回床裏。

在這靜寂的一刹那，窗外忽然飄來了一片清脆的歌聲：

「你會看見過那依偎在河濱柳樹的，

那青春而美麗的俏麗姑娘嗎？

她遙望着那天邊的戰火烽烟，

相思的眼淚是遠寄在

她底出征在蕭索邊疆的情人呀！」

歌聲隨着一陣輕微的足音漸漸地隱遠了……

約克走到印麗的床邊，低聲地問她說：「印麗老太太，這隻歌很動聽呀！」

印麗的身體忽然顫抖着，臉上顯得慘白，兩隻血絲的眼睛是這樣可怕地凸出，額上的縐紋也為一種恐懼而跳動着。她從那咬得緊緊的牙縫中掙出了這一句話：

「我……我怕……這……這……因為……它……它……使我……

……想……起了……一件……悲……悲慘的……往事……」

「呵，呵，印麗老太太，你真可憐呀！」約克在嗚咽起來了。一陣

病人的呻吟聲和微微的哭聲過了之後，房子內便又沈寂下去。印麗把那隻像枯柴般的手攏緊着約克底溫暖底小手，臉上的情感也溫柔而昇出

淡紅，頰上滑過一個苦痛的微笑，用那為咳嗽而變成了沙澀的聲音說：

「約克小朋友，你覺得現在很乏味嗎？好吧，我敘述一個故事給你聽吧！」

又是一陣猛烈的咳嗽聲，之後，她又慢慢地說下去：

「唉，我知道我快要死了！但是我祈望上帝再給我一點時間，我只望在我未死之前，能夠好好地把這故事說完！」

「不會的，不會的，你一定會好起來。」約克安慰地說着。

她把他底手握得更緊了，兩眼閉上，思索了很久，才睜開了眼，用那像母親撫着孩子一樣的聲音向他開始講述這故事了：

「從前在某一個繁華的大都市裏有一個很出名的美麗妓女。誰人也不知道她的出身和家世，就連她自己也不知道。她生得有難以描繪的美麗，身材不高也不矮，烏黑而柔軟的秀髮分垂在兩肩，一雙迷醉得使人發狂的眼睛，和那雪一樣白的肉色就是她最美麗的地方。但她並不好用裝飾來顯示出她的麗質，她穿的衣服很樸素，很潔淨，通常是喜歡穿着淺藍色的裙子，頭髮上只插了一朵不知名的血紅色的野花。每天她必定徘徊在一條碧綠的河畔上，依靠着柳樹下，自由地在那裏歌唱。」

「假如有人瞧見了她，一定是說她是個纖弱的女子，但假如有一天，看見她騎着一匹栗紅色的驕健駿馬，飛馳在那遼闊的草原上，那流露出英氣勃勃的姿態，你便不覺脫口而讚嘆地說：

「呵，一個女英雄！那時你便知道她並不如你想像得那樣纖弱了。」

「在那個時候，這都市裏許多有名望的貴族子弟，或者是巨商富翁，頭及一般火樣熱情的青年，曾經用過多少的方法，多少的珍珠黃金去追求她，去買得她底愛情，然而她是這樣的珍惜着自己的高貴的青春，她却不要這些，連正眼也不把他們看一看。」

「但她又愛上一個年青而貌美的軍官，他有金黃色的頭髮……」

「他有黃金色的頭髮嗎？」約克打斷她的說話，臉上現出無限驚訝。

「是的，約克小朋友，他的頭髮正和你的一樣呵！」她說到這裏，又停下來，沉思了一陣，又慢慢地繼續說下這故事：

「這妓院裏的主人十分討厭他的，因為他那时候很窮苦呵！」

「後來妓院主人看見他和那年青的軍官相戀得更厲害了，於是他就下令禁他，不准他出院外一步，他便失去了真正的自由了。」

「這記得是在一個月明星稀的深夜裏，那青年軍官忽然從她的窗子裏飛進房來，告訴她，他明天要隨着部隊出征到前綫去打仗了，這個猝

然進房來，告訴她，他明天要隨着部隊出征到前綫去打仗了，這個猝

然進房來，告訴她，他明天要隨着部隊出征到前綫去打仗了，這個猝

然進房來，告訴她，他明天要隨着部隊出征到前綫去打仗了，這個猝

然而來的壞消息，對於她是多麼的痛楚呵！

「就在那一夜，兩個人居然幹上了一次犯罪的事，他還用甜言蜜語騙去了她許多珠寶，他對她說：」

「你堅忍地等待着我們凱旋的日子吧！」

天明的時候，兩個人還流了不少的眼淚，依依不捨地分開了！

「唉，唉，」印麗忽然深長地嘆了兩聲，然後又接續下去：

「但不幸得很，這件事發生不久後，就給妓院主人知道了！他一聲不响地用一根粗大的麻繩把她捆綁在大木柱上，用一條粗硬的皮鞭狠命地向她沉重地抽打了一整天，看看打得她口吐鮮血，才鬆了手，像老虎一樣兇惡地向她大聲咆哮起來：「從今天起，你不是我們院子裏的人！她就在那時候，被驅逐出院了。」

「她渾身劇痛，懷着一顆焦鬱的心，茫然無目的地飄泊在這大都市的街頭，那時她的衣服又骯髒又破爛，臉色青白，身體漸漸的瘦削下去，她已經失去了一切青春和幸福。從那時起，沒有一個親人去撫慰她，憐憫她；於是，她窮得連飯也沒有得喫了！沒有多久的時間，她便淪落為一個女乞丐了。」

「可是，她是一個這樣有節烈而又剛強的女人。她仍堅忍地生活下去！她嘗盡人間白眼，鞭笞、吹喝、咒罵、譏笑……但無論她飄流到甚麼地方，她永遠也忘不了那個年青軍官，更忘不了他那句臨別的說話：「你堅忍地等待着我們凱旋的日子罷！」她是永遠地希望她會回來的。」

「日子像流水般一天的過去了，她還盼望不到他的回來或訊息。她有點失望和懊悔了，隨着一種恐怖和滅亡的幻像時常像閃電一樣地掠過她的腦子裏。漸漸她為過度的憂鬱和生活底壓迫而顯得蒼老了！她看着那一天天凸出的肚子而流淚：「唉，可憐的孩子要將出世了。」

印麗說到這裏，嘴唇不斷地顫抖着，她咳嗽了幾聲，吐出了一口鮮血，停了好一會，又說下去：

「一個十二月的寒冷的冬夜，天空裡沒有星星，也沒有月亮，大地黑漆得令人戰慄。朔風虎虎地像一頭瘋了的獅子撲過整個都市，那些房屋似乎被這猛烈的風勢搖撼得像要倒下的樣子，雪片大朵大朵地從遼闊的夜空飄下，街上白雲霧地，已積有半尺厚的白雪。她穿着一件破舊

的單薄棉衣，身上蓋着半乾濕的一大堆禾草，在大戶人家門簾下鑽着，身子為那難耐的寒冷氣流的侵襲而僵硬了。她發出了低微的喘息，好像在那裡作着一種生之掙扎。這時街上寂靜得連一個人影也找不到，只有簌簌的下雪聲……

「突然有一種初生嬰兒的嚶嚶的哭泣聲，從她底懷裡傳了出來，打破了夜的寂。真可憐呵，一個嬰兒誕生了！那是一個有黃金色頭髮的瘦弱嬰兒呢！」

「一種崇高的母愛產生在她那多創的心靈裏，她撕下了自己身上的爛棉衣，夾着一些比較乾枯的禾草緊緊地裹着他那弱小的身體，自己又將整個身體偎貼緊他：「呵，一個瞧不到父親的嬰兒！」她臉上掠過一個悽涼的微笑。」

「嬰兒又在哭泣了，她把一隻乾澀而發黑的乳頭塞到他的嘴巴內，然而，由於營養的缺乏，連一滴乳汁也沒有。孩子失望地哭起來了，而且變成了嘶啞的嗚咽。」

「那麼怎樣辦呢？這嬰兒餓死了嗎？」約克聽到這裏，很担憂而急促地詢問着。

「約克小朋友，你聽我說下去吧！那時候我曾用人間最溫柔的聲音去撫慰他，這嬰孩很乖，像知道了她底母親內心的難言哀傷，小小的臉膀立刻現出一個淺笑，像在安慰他的母親：「我不再哭了，媽媽呀！」是的，他就真的不再啜泣了。」

「一個恐懼的幻像顯現在她的眼簾，她像模糊地看見了三個字「私生子！」她身子開始顫抖了，臉色死白，牙齒咬得格格地作响，一種驚悸和罪惡像降臨到她的全身，她瘋狂似地凄厲的尖嘯了一聲：「棄掉他，一個私生的兒子！」

約克的兩頰突然脹紅起來，兩腳咚咚地踩着地，驚慌地問着：「怎麼樣呢？印麗老太太，她真捨得拋掉他嗎？」

「平靜點吧，約克小朋友！不錯，她真的丟掉了他；因為她曾經這般想過：「假如不拋掉他，自己又沒有錢去養他，那一定沒有生理！」於是她親切地在他額上吻了一下，把他緊緊靠着自己的胸脯，然後抱起來，蹣跚地走在雪地裏。」

「她腦子昏沉沉的，彎着衰老的背，戰慄的身體顯得呆笨，沉重而痛苦的步伐顯得蹣跚的艱難……」

「不知走了多遠的起程，她只迷茫的看見自己走出都市，到了一個荒涼村莊。這時候雪下得更大，她整個頭部被雪塊打得麻木而紅腫，兩隻像鐵棒一樣黑硬的脚，凍得不停地在打抖她還是這樣倔強地走着！」

「終於，她走到一所高大的教堂門邊，她真的不能再走了。她把那懷裏的嬰兒放在那教堂的鐵柵門邊，淒慘地向他說：

「唉，我底孩子，等待着你的命運吧！」一顆顆發亮的淚珠從她那死白的面頰淌下，她在哭了，嬰兒也哭了！

「好幾次她走遠了，但却又依依不捨地跑回來抱着他。最後，她硬了一下心，掉過了頭，離開他了。」

「她踉蹌地走着，走着，心裏像被酒進一大堆玻璃碎刺着的悲痛。她全身發着很高的熱度，眼上直跳出幾顆金星來，熱血直往腦子上衝，身體像被一種沉甸甸的東西壓下，她就這樣昏厥在雪地裏了。」

「她醒來的時候，發覺自己躺在軟綿綿的溫暖的床上，一個和藹的女人坐在她的床沿。她向她作出了無限的感謝，然後又把她自己的淒涼的遭遇告訴了她，她點點頭，寧願收她做個僕人。」

「從那時起，她便在那裏替她工作，每月也得了些小資金，她的生活由流浪而變爲固定而又舒適得多了。」

「一年年地過去了，她也老了，其實那時她只還不過是三十歲，頭髮就現出了蘆花般的白，額上也爲憂鬱而劃上了一條條的皺紋，她那時不大愛說話，每天仍思念着她那遠征的年青軍官的影子，和那個私生的嬰兒的存亡？」

「後來她探聽出那嬰兒已被那教堂裏的一個牧師收養了，她底心才得以及安慰。」

「有一天，她向主人提出了一個要求：她決定去找那個年青的軍官，主人默默地允許了她。」

「她像一塊秋天的落葉，被颯颯的金風把她遠遠飄在然垠的天空中。她從一個海濱，飄流到一個海濱，從一個城市，漂泊到另一個城市，整整地過了七八年的流浪生活，終於，在一個並不出名的城市裏找到了

他。他住在一間美麗的大屋裏，胸前掛滿了戰功的獎章。已經不再是十年前的奇奮的年青軍官了。他已經有了兩個年輕而貌美的妻子。早把她忘記得乾乾淨淨。

「你……你……好……做……得……好……」從那咬得緊硬的嘴巴裏吐出一句斷續的說話，聲音嘶啞得令人驚悸。

「趕，趕這乞丐送出去，他媽的！」他直着嗓子怒喝着家人。「印麗說到這裏，兩隻眼睛深深地陷入眼眶，紫黑的嘴唇在猛烈地蠕動着，把約克的手握得更緊。」

「後來那個女人怎樣呢？」約克奇蹟似地問了。

「她嗎？她回到原來的那個都市，那已經是在一個深夜的時候了，過份的哀痛侵襲在她那受創的深心裏，她腦子「嗡？」的一聲，暈倒在一所似乎是教堂的大門前……」

「唉，唉，想起這女人的孩子今年也有十一歲大了！」

「印麗老太太，她現在在那裏呢？」約克不禁大聲問：

「你還不明白嗎？她現在已將近死了，想不到那坐在床沿的是……是……我底……」

「是甚麼呀，印麗老太太……」血在他底全身沸騰，他瘋狂地用力搖着她的手臂。

「我的親愛的兒子，好好地和你的父親生活下去吧……」

印麗的身體全僵硬了，用眼睛痛苦地在他臉上看了一下，然後點點頭，死白而瘦得只有一層薄薄的皮膚的臉上露出一個像孩子似的淺笑，兩隻眼睛就永遠閉上了。

「呵，媽媽呀……」一種尖銳聲音像炸彈似的從他喉嚨裏迸裂出來，他伸出兩隻顫動得很劇烈的小手，用力地撲過她的身上，他底珍珠似的眼淚像一條小河似地滾動在兩頰，面孔一翻緊，他就昏倒在她的身上。房子又沉寂了。

「噯……噯……噯……」一陣像鋼琴一樣的鐘聲又响過了。

年老的牧師帶了四五個唱詩的孩子圍到她的身邊。他把昏迷的約克輕輕地抱在懷中祈禱着：

「主呵，洗脫她那罪惡的靈魂吧，引她渡到幸福的天堂……」唱詩的孩子開始唱歌了，牧師把一個十字架放在她底胸前，她笑着，笑得那麼溫柔，多麼美麗……

約克在昏迷中也笑得那麼美麗……

湛藍的天空裏滑過幾朵薔薇色的浮雲，大地洋溢出一片花的芳香。這時的太陽已漸漸地西斜了……

(重抄於一九四八、六、深夜)

# 紅蘋果

尊尼

燈忽然滅了，李芳正在洗她疲憊的雙腳。爐火將熄，有紅紅的光。水盆裡冒出熱騰騰水汽雲霧一般溶化着這主婦冬天的疲勞。被褥都已舖好，牀上的孩子小貓似的呼呼睡着。忽然一陣急烈的敲門聲，轟碎了這靜東西似的，把她嚇得一抖。定一定神，急急的擦腳，穿鞋，撲黑去開門，心想莫非他晚車趕回來了？

「誰呀？」

「我——。」

「你是誰呀？」

「李姊姊，快開門！是我。」

是紅蘋果的聲音。

巷裏沒有路燈，天上無星無月，開了門，一樣的看不見人，只聽得見聲音，紅蘋果話裡有哭聲。

「快進來，快進來。」李芳兩腳沒有擦乾，特別顯冷，她也沒有聽清紅蘋果說些什麼，急急把她拉了進來。摸着了洋火，點上煤油燈，見她滿臉閃着淚，泣不成聲。

「李姊姊，我跟他們打起來了，他們罵我，連我死去的爹爹媽媽都罵了……我今……天說什麼也不回去了。說什麼也不回去了……」

李芳這才弄明白，一時拉着她的手，說不出話。她是謹慎不過的，在盤算着應不應該留下她過夜，等兩方氣消了再把她勸回。她不是嫌麻煩，是怕受街坊的怨言。他們攪來不久，

和紅蘋果早就作過鄰居。那時不過十二三歲，着一套洋式紅衣褲，臉紅紅胖胖像蘋果，一轉身子短褲張起來好像一把小洋傘一樣。一床子裡的女孩子無不羨慕指點，男孩子無不趕前追後，喚她「紅蘋果」。後來李芳出了嫁，紅蘋果也搬走。事隔七八年，又在一小巷遇見。原來紅蘋果已失去了雙親，寄養在親戚家，看着她衣飾襤褸大非往日。提籃倒水，直是變相了。

紅蘋果見李芳不響，便大聲反覆哭訴吵架的經過：表姑怎樣咒她，咒她的爹娘，她怎樣還嘴，怎樣打她一拳，她怎樣還了一掌……牀上孩子驚醒了，哭起來。李芳忙過去拍，一面拍孩子，一面像大姊姊似的勸說：「寄人籬下總該老實些，別太計較，誰叫你父母去世呢！」

紅蘋果聽了，淚水更止不住，伏在李芳身邊，哀告說：

「好姊姊，看老街坊的面子，你今天留我過夜吧！表姑氣還大着呢。」

李芳把她扶起，陪她落下淚來。

燈亮了，李芳把紅蘋果勸住，說要在爐上熱些剩飯她吃。紅蘋果忙攔了，望着地上的腳盆說：「不，我吃不下，李姐姐，要還有水，我回想想洗洗腳。」說着自己動手提爐上的水盂。李芳坐在床沿上將她紅了的腳盤盪起來看紅

蘋果脫鞋脫襪子。李芳明白了她為什麼一定要洗洗腳，襪子裏面彷彿還有一雙襪子似的滿一層黑泥，合肉皮混成黑紫的顏色，沿着腳的邊沿一串更深的凍瘡的痕迹，使原來的腳胖出一團來。李芳暗想倘若這一雙腳往她新拆洗的被窩裏一鑽，豈不大糟嗎！紅蘋果覺得李芳在注意她的腳，一面塗着香皂一面不大好意思的說：

「我的腳太醜了吧？」

「你的腳真胖，像一對小肥豬似的。」李芳笑着打岔。

紅蘋果認真的說：「胖得多蠢呀！真難看，腿也這麼胖，腰也這麼胖，臉也這麼胖……」

李芳隨着紅蘋果的指點出她的腳望到她的腿、腰、臉。這一顆紅蘋果圓熟的青春氣息有着迫人的力，使她有些羨嫉又有些惋惜。

紅蘋果把她一雙胖腳一起放進盆裡，污泥都淨了，圓圓的紅紅的，真像一對脫了皮的小豬。她望着自己的腳，陷入沉思。老半天忽然抬起頭來，向李芳很清楚的說道：

「女人不是更容易要男人嗎？」

李芳望着紅蘋果，相信自己的耳朵。這孩子說的是什麼話呀！

「我也來要要人呢。」紅蘋果冷冷一笑。李芳越發糊塗了。跟前的紅蘋果，裹在破舊布棉袍裏，頭髮如麻，滿手滿腳的凍瘡，她

要要誰呀！古板的李芳聽了這怪話臉都紅了說：

「你瘋了！女孩子怎能隨便說這種話呢？」

紅蘋果望了望李芳，咬了咬嘴唇，把想說的話嚥下去，又低下頭去想心思。

李芳也就不問，扭頭重裝被褥，心想這孩子真是更瘋了，又想今晚真不該管閒事，明早張二奶奶的閒話一大車怎麼擔呢？想起丈夫臨走囑咐「各掃門前雪」的話，更加惶惑不安；可是趕紅蘋果回家的話，到底不好出口。

因為被子少，兩人睡一個枕上，紅蘋果翻過來翻過去，揩拭着鼻涕。李芳也不能睡，動一動，覺得臉上貼了涼涼的一片濕，知道紅蘋果又哭了，便攔住她說：

「別難受了，人家罵幾句也不算什麼，何況你也還了嘴！」

紅蘋果伏在枕上抽泣起來。吞吞的說：

「不是，不是，你不知道，我想起我的戀愛史……」

真是聽了鬼話，李芳推着紅蘋果說：「你說什麼呀？」

紅蘋果說：「讓我講給你聽聽好嗎？我心裡好些沒人好講呢。李姊姊，你千萬別給我告訴表姑……」

李芳說：「什麼話呢？沒想到你這孩子學壞了。」

紅蘋果嘆了口氣道：「我沒有學壞呀。李姊姊，你怎也說我這話！你聽我講：你記得我那件水紅洋衣裳吧？我穿起那一套衣裳一卷子裏的孩子不都說我漂亮嗎？大家不都喊我「紅蘋果？」可是，你知道是誰先給我起的這名字？」

「不知道。」

「廿五號的張家哥哥呀！你記不記得，高個子，高鼻梁。他喚我紅蘋果妹妹，一捉着我

就不放。我問他為什麼叫我紅蘋果還加上妹妹兩個字。他說因為他跟別人不同。那時候他有十八歲，我才十三。有一天他拉我到他家裡，圍着金魚缸捉迷藏玩，剛下過雨，地下滑極了，我一下摔了一交，把紅裙子都弄髒了。手也弄上泥，可沒有絲毫。我因為心疼衣裳，便按着手哭起來。他趕過來把我扶起，攙着我問我疼疼了那兒，我哭着說：

他着急的問：「傷了嗎？給我看看。」

「我更哭得利害，偏不給他看，我看他着急的樣子，心裏好笑，真哭變成了假哭，一面哭一面說：「擦破了一個大口子，流了……好些血。」他臉都白了，非要看不可。我按着手在面前跪，他在後面追，跑出門，他把我擠到牆角上。你記得嗎？就是有一棵柳樹的那個紅廟的牆角。」

「嗯。」

「他按我在牆上，喘吁吁的說：「好蘋果妹妹，你給我看看破了多少，你知道我多麼心疼你呀！」

「我看他眼裡都滴下淚來，不知怎的反而特別痛快，便格格的笑起來張開手說：「哈哈，根本沒擦破呀！」

「他拿過我的手，摸着，也笑了，說我狠心。又說了許多情話，我不好意思講出來。我只對他癡癡的笑。後來他跟我更好了，那時我不懂得什麼愛情，就會跟他撒嬌，騙他糖吃。有時成心氣他，氣得他喘起嘴來可一會又哄我。那時候那一個男孩子不寵我呢。他又有什麼稀罕！不過個子大點罷了。」

「又過了幾個月，就是日本鬼子來了不久呀，有一天他忽然來我家把我偷偷叫出去說有要緊的事。我看他臉色蒼白，十分嚴重的樣子。他拉我到牆角，四外望望，掏出一個嵌着一顆紅豆的小銀戒指，舉起我的手來，囁嚅的說：

「明天我就要走了，上西南大後方哈大舉去了。不知幾年我們才能見。蘋果妹妹，你等着我，不許嫁別人，聽見了嗎？」說着他就哭了。我玩弄着手上戒指上的紅豆，有些不好意思。見他哭了，便笑說：「好，好，我不嫁別人。」他緊緊抱我吻一下，匆匆的跑走了。我戴着嵌紅豆的戒指回了家，走到大門口，忽然想到媽媽從不許我要人家東西，她見了一定會問那裡的，一定要罵我，便趕快脫了。以後讓我隨隨便便也不知扔到那裡了。張家哥哥也慢慢的讓我給忘了，因為那時候我太享福了啊。等我父母親遭日本鬼子弄死，我可就慘了。表姑把我接來，真是從天上掉到地下……」

「紅蘋果說到這裏，抽泣起來。」

「別哭，講吧。」

「我說到那去了？噢，我父母一死，我可真苦了，一受苦不由追念起張家哥哥，想起他對我的每一句話。有一天我無意在舊篋子裡發現了他給我的那個紅豆戒指，我流着淚往指上戴，可是戴不下去了。我手長了，作活作的骨節也粗起來。我沒有從前漂亮了，沒有紅衣裳穿了，他回來還會愛我嗎？我就這樣整天胡思亂想。事也懶得幹。有一天路上遇見了老傅坊小雲，她劈頭告訴我，張家哥哥回來了。」

我聽了當時驚喜發抖，臉立刻轉了顏色。問她怎知道的，她說看見他從一個大門口出來，穿著軍服，又高了很多，神氣極了。我怔了半天，心想我這樣子怎好去見他。回到家裡，想了一夜，第二天去找小愛，借了她的襪子和鞋換上，問明了地址，騎着小愛的半子找她去。大門口有什麼軍部的字樣，兩個軍人托着槍來問溜。我說找某某人，聲音發抖，可不是因為怕他們。他們兩人相視着笑，不理我。我自己走進去，找到門房，他把我帶到裏面。當着許多軍人我見到了張家哥哥。立在平板桌旁的軍服前面，我所預備的話一句也說不出來。他望了我半天，說：

「噢，你是紅蘋果。」

「我不能說話，怕哭出來。他轉身跟別幾個軍人不知低聲說些什麼，他們都笑了起來。」

「張家哥哥很客氣的請我坐，跟我說了幾句客氣話，語氣很不自然。我很傷心，也很生氣。莫非他變了嗎？把當初的話都忘了嗎？他為什麼對我這樣冷淡呢？他很大意的樣子吸着煙，可是我明明見他的手像是有點發抖。我要哭出來，却極力忍着。當初我在他面前有皇后一樣的尊嚴，現在哭給他看像什麼話！我舉着電影上的女人那樣把一隻腿搭在另一隻腿上，板着身子，報復似的，對旁邊向我打量的軍人們裝着微笑。有一個身材短小的走過來，笑臉臉的說：

「紅蘋果，真好吃呀！」

「我說：『屁！』他們都樂了。我要走的時候，他們都起來送我到院裏。我的車不知怎

一下練子掉了，那小個子的忙跑過來蹲下給我安。一面安一面小聲笑着說：

「再來玩好不好？我們不會吃你的。」

「從他底聲音裏我知道他看上我了。」

「我登上車子，頭也沒回。一路上我的眼滿泡着淚水，街道成了一片模糊。到了家也顧不得表姑的注視，撲到床上痛哭起來。弄得表姑大聲叫喊：『上帝啊，魔鬼把你魔住了嗎？你這瘋了頭，這是穿的誰的衣裳啊！噫什麼喪呀！』我也不理，直笑得手脚都涼了。」

「幾天我都神魂顛倒。我想弄個究竟，於是我又去借了衣裳找他。他真不愛我了嗎？有了別的愛人了嗎？還是因為我長大了呢。門房出來回說不在，我懊喪的自身正要走，那個小個子趕出來，笑着喊道：

「喂，紅蘋果，歡迎，歡迎！」

「我立定了，有會點高興看見他。他走近我，像跟我已經很熟了似的要拉我的手。我可沒把手遞給他，怕他看見我的淚痕。他笑說：『姑娘幹嗎害羞。』便攙進我的胳膊，一同走出。他很有趣，一路上給我講了好些笑話，又把我拉進四益館，叫了許多菜，我都沒有吃過，還有酒，葡萄酒，紅得好看，喝着可不像樣。他好像有些醉了，紅着臉問我張家哥哥有什麼關係，我直說了，說我是他從前的愛人。他搖搖頭說：

「你死了心吧！老張是軍長的大紅人，錢也有，勢也有，女朋友一大堆呢。早不把你放在心上了。」

「我聽了紅了眼眶。他忽然攔我低聲說

「有我愛你不一樣嗎？」我把他推開，他又過來攔我，緊緊的抱我，我全身發抖，無力的倒在他身上任他親吻。我們從飯館出來，已經掌燈了。他給我買了些禮物，非讓我不可，又要攬車送我回家。我極力推却，說自己像一樣，就在四牌樓分手了。我那裡有錢攬車呢？冷風裡一步步走回了家，心裡迷迷糊糊的不知是什麼滋味。夜裡睡不着，張家哥哥和小個子都在我眼前晃。再去找張家哥哥呢？還是放棄他跟小個子要好呢？他把從前的話都忘了，他有那麼多女朋友圍着他，我在他心裏那能還是從前的蘋果妹妹！那個小個子，人又溫和又殷勤又熱情，看樣子錢也是，我為什麼不能在他面前撈一撈皇后的尊嚴呢！我作夢都夢着撈那套紅洋服，我連一件齊整衣服都穿不上，有了小個子，一切都能解決。張家哥哥他變了心，我些要樂一樂給他看看！哼！

紅蘋果說到這裏，停了，喘一大口長氣。一我怎能算學壞了呢？李姊姊，你也不問問我嗎！怎麼，你就不說話呢？」

李芳靜靜的聽了紅蘋果約有一小時的獨白，心中蕩着說不出的情緒。還是她平生第一次聽到一個女孩子大膽的訴說心腹，為之驚愕不已，一時不知說什麼好。自己像她那麼大的時候，除了睡在房裏作活計，什麼也沒敢想過。無怪人說這年頭大姑娘都變了。她就心紅蘋果將來的命運，可又不知應指示她什麼路子，而且丈夫「各掃門前雪」的話留在耳邊，覺得多一言不如少一言，便說：

「我恨同情你。只是你要多加小心啊。」

# 疑雨疑雲

理想的追求者第八章

雪倫

船到了K城，剛靠岸，便從碼頭上湧進來一大批「苦力」，亂紛紛的搶着行李。突然，一個粗壯的工人，走到余婉貞面前，不問三七二十一，把她的被包，皮箱拉起來，側着頭道：

「大姑娘，去邊度？」

余婉貞沒有見過這樣的場面，又聽不懂話，倒被嚇了一跳，以為是搶東西的。急得死命抱住被包，回頭叫道：

「表哥，表哥！」

旁邊的人，給引得哄笑起來。那工人沒好氣，只得把皮箱摔下，口裡咕噥着：「大鄉里，大鄉里！」攆到別的人叢中去了。

羅克中正在和一位帶眼鏡的瘦個子告別，聽見余婉貞叫他，便匆匆忙忙的，把那人的地址記下，走回余婉貞這邊來。

余婉貞初到這南方繁華的都市，耳目一新，心裏非常高興，她想：我總算從樊籠裡飛出來了，從此我要開始新的生活，創造新的人生！

當天晚上，報社設宴替羅克中洗塵，余婉貞也被邀參加。到席的，除他們兩人外，有社長李晴雷，總經理朱易權，總編輯馬行空，採訪部主任胡雨鳴，主筆林寒湘，副刊編輯藍田玉，社長的太太鄭菊影，一共九個人。

李社長首先端起酒杯來說道：

「這次，羅同志為報社落鄉工作，親苦備嘗，同時又遭受了地方惡劣勢力的陷害，但是，羅同志並不退縮，終能完成報社給予的使命，這種堅強不屈的工作精神，非常使人敬佩；現在，兄弟代表報社，向羅同志致敬一杯。」

說畢，把一杯滿滿的燒酒喝乾了。

「不敢當，不敢當。」羅克中起身說道：「但是，社長的盛情，我應該領受。」於是也乾了一杯。

席間談到羅克中這次的橫禍，李社長告訴他，向省方探來的結果，案子完全是由劉洪寶一手造成的。羅克中至此才明白，原來聚斂解鈴，都是那個老混蛋，心裏真是越想越氣，恨不得當時，能把那狼心狗肺的傢伙，生吞活剝下來。但是，現在呢，劉洪寶却已經飛到秦淮河畔，大搖大擺的做「代表」去了。

「余姑娘為什麼不說話？羅先生，什麼時候吃你們的喜酒呢？」李太太把話題移過了方向，使席間的空氣，輕鬆下來。

「那裏，那裏，婉貞是我的表妹，他還不會講國語哩。」羅克中連忙避嫌說。

「中表姻緣，自古稱為佳偶，我們應該促成好事。來，大家預祝羅先生一杯！」朱經理端起酒杯說道。

余婉貞雖然不會講國語，却聽得幾成出來，她早已羞得滿面通紅，把頭低下去了。

「當然。我今晚說了這些話，心裡痛快多了。以後我不再想張家哥哥，只當他死了，我沒有對不起他的地方，是他對不起我呀！李姐姐，是不是呢？」

「嗯，天不早了，睡吧。」

沒有過多少時候紅蘋果的鼾聲和孩子的和在一起。李芳頭漲漲的，怎樣也不能入睡。她擰着紅蘋果豐滿的肢體，聽着她均勻，粗壯的鼾聲，回味她剛才的故事，心裡亂絲絲的。她從不容易失眠，偶然的也是憂慮柴米或孩子的病。今晚却例外的有着莫名的激盪，她憶起小時候住的小巷，憶起紅蘋果所說的那有一顆柳樹的紅牆角，憶起有一回一個男孩子把她偷吻的故事……遠遠有鷄鳴了。

李芳彷彿一沉，張眼見紅蘋果已坐在牀上，正往牀上穿一雙絲製的橘黃色襪子。襪子簡太細了些，套在腿上亮亮的彷彿要崩似的。李芳疲倦的伸着懶腰，想問襪子是那裡的又嘆下气了。紅蘋果穿好襪子，又從布棉袍口袋裏掏出一個水獺色吊襪帶來，撩起衣裳吃力的往腰上繫着。窗上已經移動着太陽了。紅蘋果向醒了李芳笑笑，跳下牀來梳洗。孩子還睡着，李芳懶在牀上，不想動，躺着仰望紅蘋果打扮。她把李芳洗臉桌上常年不準用一次的化妝品都用過來了。白粉拍在很厚的雪花膏上本來很夠紅潤的臉頰上又重重加一團紅胭脂。塗口紅的技巧不大高明，塗到嘴唇外邊豎點，顯得嘴比原來更大了些。紅蘋果對着那雙方有了裂紋而且污穢的鏡子照了又照。無論如何總夠鮮艷奪目的了。

「且慢。」林寒湘笑吟吟地說道：「我還  
有文章。今天，我們的高興是多方面的，要向  
羅先生祝賀的，也不止一件事。所以我們應該  
每人敬羅先生一杯酒，然後再敬余小姐一杯。」

「贊成！贊成！」胡雨鳴首先拍掌附和。  
「不行，不行！林主筆這篇文章，離題太  
遠，我反對！」羅克中說。

「老羅，我明白，你還是在兩條路線的中  
間哩。」馬編輯偷笑說道。

「這是什麼意思？」李太太詫異地問。

「李太太，你不知道嗎？」馬編輯說：「  
他還有一個蜜斯吳呢！」

「不會他蜜斯吳，蜜斯余，總之，我們將  
來要吃他的喜酒，今晚應該先敬他一杯。」林  
寒湘說。

「對，對！」胡雨鳴和朱易樺都拍起掌來。  
這樣你一言，我一語，大家一致要灌羅克  
中的酒。羅克中雖然酒量不好，但今晚心緒萬  
千，也不免要借酒澆愁，同時又拘不過同事們  
的苦勸，於是就和他們，一個一個的對飲起來  
。喝了幾杯之後，他已有七分醉意，反而索  
性「展開攻勢」，向各人「挑戰」。向來以詩  
酒自豪的藍田玉，單獨又和他喝了三杯，羅克  
中漸漸有點支持不住，彷彿看見桌子和碗碟，  
都在起來跳舞了。

「表哥，你喝得太多了。」從來沒有說話  
的余婉貞，這時低聲向羅克中說。

大家看見余婉貞一開口，馬上便把目標集  
中到她身上來。

「請余姑娘喝一杯！」朱經理興高彩烈的

說道。

「對，請余姑娘喝一杯！」許多聲音一齊  
說道。同時，幾個人的酒杯也端起來了，一直  
對着余婉貞。

「我不喝，我不喝！」余婉貞羞怯怯地說  
，同時把頭埋得更低了。

幸而李太太起來「解圍」，大家這才罷手。  
散席後，羅克中醉得昏沉沉地，頭腦好像  
要炸裂似的，眼睛迸射出無數的火花，心頭隱  
隱有什麼東西梗塞着，而且不斷的衝上喉嚨，  
彷彿就要衝出來了。

余婉貞扶着羅克中坐上三輪車，走了沒有  
幾步，羅克中就開始嘔吐，回到寓所，已經是  
深夜一點鐘了。

羅克中似乎清醒了些，但神經却變得非常  
興奮，不知為什麼，他忽然流起淚來。

「表哥，表哥……」余婉貞不知所措地，  
低聲呼喚着。

「唉，表妹……」羅克中歎了一口氣，他打  
開眼來看了余婉貞一下，但立刻又合上了。他  
覺得眼前的一切，是這樣模糊，而且在不斷的  
旋轉，旋轉……

「你舒服一點嗎，表哥？」余婉貞溫柔地  
問。同時，伸手指在羅克中的額上，輕輕地按了  
一下，接着說道：「你好像有點發燒呢。」

「不要緊，表妹。唉，我有一句話，早就  
想告訴你……」羅克中無力地說。他的聲音是  
這樣沉濁不清，因為他的舌頭，被燒酒麻醉得  
不靈活了。

「什麼事？表哥……」

紅蘋果化粧完畢，走到床頭，有些不好意  
思的樣子，說：

「李姊姊，還好嗎？」李芳笑，點點頭。  
「我想借你的那件春天穿的綠色夾長袍穿  
穿成嗎？還有黃皮鞋，花頭巾。」

李芳這好心的小婦人從來是有求必應，雖  
然心裏不悅也答應下，爬起來替她翻箱倒櫃的  
找出來。李芳身段長細長，紅蘋果穿起她的長  
袍倒還勉強能扣上扣子，這樣可把最憎的最見  
不得人的藍布棉袍完全藏起來了，使紅蘋果相  
當放心和快活。至於黃皮鞋，却無論如何也穿  
不進去，只好放棄。

紅蘋果裝扮停當，繫上花頭巾握着李芳說：

「李姊姊，我真不知怎樣的感謝你收留我  
過夜，還借給我衣裳穿。你真好。我今天和  
小個子定好了約會，不能不去，回頭你見了我  
表姑，就說昨天是你留我住了，說我跟你說了  
好些懺悔的話，今天，早起來就上教堂作禮拜  
求上帝的寬赦去了。好姐姐，你多多替我說幾  
句好話，我一輩子忘不了你的好處呀！」

李芳還沒有想出怎樣回答，紅蘋果已經開  
門到廳裏。李芳把她送出大門口。在這初冬早晨  
清冷的巷子裏，這一團鮮艷顏色一閃就消失了  
。李芳關上大門，抱肩疾步回房，孩子已在牀  
上大哭。牆上一方斜斜的陽光照着滿屋無可下  
手的零亂腳盆、水壺、板櫥、被褥、脂粉……

李芳開始餵孩子的奶，整理屋子。張二奶  
奶未來找，紅蘋果的事暫時好像忙忘了。可是  
一直到吃午飯，心中老是梗梗的，拿起筷子，  
心裡想：「我今天是怎麼回事呀！」（完）

「沒有什麼，不過，不過……」  
「不過怎麼樣？不過你醉酒罷了，好好地睡一會吧。」余婉貞說，不禁有點好笑起來。

「不是這麼說。表妹，我希望你原諒……」  
「羅克中低沉沉地說，眼淚又流了出來。」  
「我不懂你的意思。」余婉貞心裡莫明其妙。

「我知道你不懂，從我和你見面之日起，我恐怕你一直就誤會了我的意思！」  
「你喝得太多了，表哥，我不知道你說的什麼話。」

「我喝得不多，我並不醉，也沒有做夢。如果你不信，你可以拿酒來，我再喝給你看看。」  
「羅克中說着，並且伸出手來，向余婉貞要酒。」

余婉貞倒了杯開水給他。  
「喝吧，表哥……」余婉貞偷笑着說。  
「這不，燒酒，或者是最好的燒酒。」羅克中起身喝了一口說。但他的腦子，像走馬燈似的，在不停地打轉，使他不得不又臥了下去。

「你看，你的面色這樣蒼白，連嘴唇都白了，還說不醉！」余婉貞怨似的說。  
「醉人皆醉我獨醒，衆人皆醉我獨醒！我們活在這樣的世界，醒也受罪，醉也受罪！還有什麼話說？」羅克中把頭埋在本棉氈裡，面，竟嗚嗚地痛哭起來。

「表哥，表哥……」余婉貞輕輕地搖着羅克中，口聲說道：「你這樣幹吃什呀，給人笑話見了，這才笑話呢！」

「我苦悶，我悲哀，我憤怒！我要痛哭，哭這個社會，哭這個人生！」羅克中咬牙切齒的說。而且緊握拳頭，把床板敲得冬冬地响。

「表哥，你太興奮了！冷靜一點呀，表哥，表哥……」余婉貞着急起來，搖着羅克中的身子說。  
「唉！」羅克中長嘆了一聲。

經過了一番發洩，羅克中似乎心裏寬鬆一點。但他是這樣疲乏，身體軟弱得沒有一點力量，腦子裏好像空穴洞洞似的，一無所有。他靜下來了，漸漸的，漸漸的，沉入了睡鄉。

余婉貞看見羅克中已經睡着，這才放心下來。房子裏靜悄悄的，她看看時鐘，快要兩點了。這時，她才想到自己睡覺的問題。

怎麼辦呢？表哥事先沒有安置好自己，到什麼地方去睡覺？現在已經是萬籟俱寂的深夜，還能到那裏去？而房子又是這麼小，也只有一張床，怎麼辦呢？她又不敢再去叫羅克中，恐怕他還有醉意，又鬧起來。

她只得坐在燈下，呆呆地想着。一向沒有注意到的蚊子，這時候也好像特別活躍起來，不時向她的大腿襲擊着。

「真討厭，天氣悶熱和一點，就有蚊子了！」她自言自語地說。一面給羅克中放下蚊帳來。

漸漸覺得眼皮沉重起來了，不期然而然的，就想合攏來，但剛剛一合上，又給蚊子咬了一口，醒了。

這怎麼得了？她想：唉！就在表哥床上睡吧。雖然表哥還沒有和自己結婚，但出門人有什麼所謂，船上不是也並排睡在一起嗎？何況將來，始終也是同着睡的呢？

她想了又想，便走到羅克中身邊去睡下。然而，她這時，倒好，反而睡不着，身體又不敢轉動，恐怕觸到了表哥，想起身來，又覺得很無聊，而且那蚊子也實在討厭。

羅克中的一隻脚，突然壓到余婉貞身上來。朦朧中，他覺得身軀有點熱烘烘地，不知不覺間，手也放到余婉貞身上來了。

余婉貞心頭卜地跳，又不敢出聲，只得輕輕地挪身子一側，背着羅克中，裝作熟睡的樣子。她彷彿聽見羅克中，在模模糊糊的叫「月雲，月雲……」

月雲是誰呢？余婉貞暗自想着。但漸漸地她自己已真的睡着了。  
由於兩個人睡得太夜，精神過度疲乏，一直到第二天九點鐘，還沒有醒。

當羅克中，到達水城之後，就已經叫報社的工人，特地送了一封信給吳月雲。但吳月雲知道，羅克中初回來，一定是非常忙的，所以她不決定第二天早晨來見他。

這天早上，吳月雲很便起來了。當她走出房門時，碧明的第一縷光，剛刺破了夜的黑網，淡灰色的天幕上，還殘餘着幾個小小的網眼兒。

她看見時間還早，便在校園裏散着步。小鳥兒開始在樹上喧吵起來，喳喳的，好像在向她道早安。

她呼吸着清新的空氣，覺得非常愉快。她和羅克中分別了兩三個月，這一次見面，不知要怎樣的高興呢！

她順便採摘了一束鮮豔的花朵，她要把牠獻給羅克中，這個她心愛的，在這苦難的時代，為事業，為理想，而奮鬥，而受罪的堅強的青年！

吳月雲在這束鮮花上，寄給了多少嚮望與愛情呵！

當她坐上校車的時候，彷彿覺得今天的車輪，轉動得特別快，她恨不得立刻便能飛到羅克中的身邊。

她又在街上，買了一些生果，牛奶糖之類的東西，她不知要怎樣來表示她的心情，她簡直想在見面的時候，抱着羅克中，狂呼小弟弟呢！

吳月雲終於到了羅克中的住所，她看見房門還緊緊地閉着。她想：這幾天舟車勞頓，他一定很疲倦了，在好睡哩！

她在房門上輕輕敲了幾下，裡面沒有聲；又敲了幾下，而且敲得重一點了，但是，裡面仍舊沒有聲。

「中！中！」她只得一面敲門，一面叫喚。羅克中這才從夢中驚醒過來。他睜眼一看，發覺自己在擁抱着余婉貞睡覺，真是萬分驚駭！然而，余婉貞却似乎正在做着一個甜蜜的好夢，睡得安安靜靜。

「中，中！」吳月雲繼續叫門。羅克中一聽那是吳月雲的聲音，嚇得更加倉皇失措，不知如何是好。他推余婉貞起來，然而余婉貞因為入睡太深，這時好夢方酣，那裏曉得羅克中的着意，打一個翻身，又呼呼地睡着了。

「中，開門呀，怎麼這樣好睡？」吳月雲催促着。

「雲！來了，來了！」羅克中沒有辦法，只得索性把余婉貞從頭到腳，用氈子蓋起來。然後，出去開門。

門開了。羅克中和吳月雲，高興得幾乎流淚，兩個人狂吻了一會，這才分開來。吳月雲把帶來的鮮花，糖果，交給了羅克中，一面笑着道：

「你看，日上三竿了！」

「昨晚，報社請客，喝醉了酒，所以起得遲一點。」羅克中也笑着說。然而他笑得自然，呆呆地，心裏總是想着那張床，可不知要出什麼亂子？

「你來什麼，快洗臉呀！我給你整理床舖。」吳月雲說着，便去掛蚊帳。

「我自己來，我自己來！」羅克中趕快上前，要阻止吳月雲。可是，也來不及了，吳月雲把氈子翻開，余婉貞的嬌小的身體，赫然露了出來，她還在安安靜靜的睡呢！

「呀！」吳月雲驚呼起來。她抹了一下自己的眼睛，懷疑自己簡直是在做夢。

「月雲，你別誤會！我，我……」羅克中幾乎要哭出來，無可奈何地說道。

「克中，我明白了，世界上沒有真的愛情！謝謝你給我的教訓。」吳月雲不待羅克中回答，立即回頭走了。

「月雲，雲！」羅克中追着出去，然而吳月雲絕不回頭地走了。

羅克中悵然望着吳月雲的背影，消失在街路的盡頭。他回到房裡，迷迷糊糊，遺失了什麼東西似的，行坐不安，突然，他伏到床上去，又痛哭起來。

余婉貞這才給羅克中的哭聲驚醒，她揉一揉自己的眼睛，莫明其妙，詫異地搖着羅克中問道：

「表哥，幹什麼？難道你的酒還沒有醒來嗎？」

「表妹，」羅克中抬起淚眼，向余婉貞說道：「昨夜，我對你，沒有失禮的地方吧？」

「沒有。」余婉貞說。但她一想到失禮兩個字，包含着的多方意義時，不禁滿面羞紅起來。

（第八章完，全文待續。）

雪倫短篇小說集：

「杜管家」出版了

本書內收：「吳經理的成功」，「救災委員會」，「杜管家」，「麗姑」，「小紅和她的哥哥」，「李鐵牛」，「競選」，「黃子求官記」等小說八篇。這些作品，初在刊物發表時，即獲得讀者熱愛，文藝界同志，紛紛著論稱讚，譽為成功佳作。凡喜讀雪倫先生作品，及愛好文藝青年，均宜人手一冊。定價金圓券八角，為優待文壇讀者，直接回本社函購，特價僅收七角，免收郵費。預約戶，書已寄出，如未收到，請來函查詢。該書本市各大書店，均有代售。外埠同業批銷，七五折優待，先款後貨。凡函購達伍冊以上者，照批發價計算。直接函購處：文壇月刊社。

# 王先生的自傳

陳 琳

我的爸爸是現任中央X部的執行委員，我的哥哥在X縣做縣長，而我則還在大學唸書。

爸從小很苦，幫着祖父做生意，祖父生意並不好，一家人的吃用還不夠，那時候多是靠着姑母和外婆他們的接濟，一家人的日子才稍過得去。

爸爸成政商從政，那時姑丈在縣城裏做大官，爸爸在那裏做一各督察長，由於窮極思富的教訓，同時也靠着姑丈的包庇，爸爸撈了一大筆錢，洋房，汽車，我和哥哥也有機會入校唸書了。

幾年後，姑丈辭官不幹，爸爸憑着幾年來的地位和名氣，在城裏他就弄了一位比姑丈更大的官，官越大，油水越多，一擄二撈，幾年的功夫，爸爸在城裏就成了第一個說話的人，不管縣長，或專員來上任，非訪他不可，否則，準會弄他們下不了台，由此，城裏的人都暗中稱呼爸爸為「土皇帝」。

哥哥從小就不喜歡讀書，他玩慣了，也用錢慣了，被爸爸罵過二回，他便逃家，參加當地的土匪，殺人放火、奸淫、擄掠、無所不作，爸爸痛念着自己的兒子，千方萬計着人去叫哥哥自新，帶同隊伍來歸，馬上給他個官做，哥的官職比爸爸更重，當講妥了條件之後，哥帶着六十多人和鎗，就任大隊長的職務。

之後，哥哥的勢力在城裏並不如爸爸，我

們一家人，也從那時起，不論哥或爸出街，城裏非驚得雞飛狗走不可。

爸爸最看不起讀書人，他不相信讀書人就會幹大事，憑他幾年的騰達，他把讀書人目為狗也不如，他從小跟着祖父過着窮困的生活，讀過二年四書，就會幹起縣長的職位，那時候我們城裏的大學生，失業替人家擦皮鞋還多得很呢！我和哥哥能有機會入學校，全由祖父的主意，爸爸很孝順祖父，也不敢反對祖父的意見，而我的學生生活，才得一帆風順。

幾年後，姑丈內定中央X長，哥哥因在家鄉淪陷，領全人馬加入日本人的指揮下工作，日本人很信任他，由於哥哥懂得撈的方法，他撈了大筆錢給爸爸，X，抗日勝利後，爸爸任了X要職和姑丈在一起活動，哥哥的隊伍由政府收編，雖然有老百姓控告他是漢奸，可是，在爸爸姑丈的支持下，哥脫離了軍人生活，由爸爸設法介紹到X縣做縣長，最先就發了一大筆「接收財」和「救濟品」。

現在，我們一家人的日子過得頂快活，嫂嫂和母親隨哥哥到X縣上任，爸爸的勢力不論要城裏X一個人左他們都不能右了。

哥哥在X縣，縣府裡的職員，非親不用，是清一色的自己人，哥說：「肥水不流入別人田，掙幾年後，親戚一起有了錢，大家都好過。」由此，很多人都想和我們做親戚，可惜是

太慢了。

上一次，X司令上任紀律太明嚴，這傢伙也許是初出茅廬的，不懂得撈的技術，也不懂得哥的厲害，竟敢和哥哥作對，後來被爸爸知道了，一封電報，他的官職馬上垮了台。

還有很多不知死活的老百姓們，用着那塊騙人的「民主」假招牌到省府控告哥哥，結果反而當土匪辦，參議會開會攻擊縣府糊塗，哥說：除非我自己不幹，誰都不奈我何的，這些參議員先生氣得不知如何是好，真的，他們的呈文送上了幾十張，還不及爸一封電報，一切都不了了之。

哥哥長的X縣接近港九，糧食禁運出口，很貴，老百姓點滴不能帶出境，否則，就是沒收，哥哥有兵，縣府的職員又是親信人，他們大搖大擺，一車一車運到香港去，城裏人都喊不平，可是，半點沒法奈何，縣府的職員都有錢，茶樓，酒館，幾乎整天都是他們包辦，他們敢打海關，打憲兵，只是怕X軍，當X軍來的時候，那些自衛隊一個都不見，讓老百姓們又遭了一次殃！

爸爸來信叫我停學，他要我到南京或回鄉去活動國大，我不願離開學校，這里有一位女同學和我正熱戀着，而且我知道將來的世界，也還是我們的，民主不民主，對我們都沒有絲毫的影響，在官官相護的庇蔭下，下一代的達官要職，還不是我們的麼？我決定再在學校玩幾年，要錢有錢，做官是要活動腦子撈油水的，反正一樣有錢用，何必多辛苦自己的腦子呢？這就是我暫時不想做官的一大原因。

# 悼朱自清先生

章集

井哀念亡兄杰三

朱自清先生教在「背影」一書裡面的「背影」，是篇平實的散文。讀起來很容易懂得，內中並無放蕩的穿挿，只顧筆寫去，朗朗的，使人感到親。最適合於中學生，因而被選入中學課本。所以在中學「朱自清」三個字就記得牢牢的，不少同學都如此。

國文老師挑上這一課先授。他平日裏是愛動筆頭的，新詩，小說，散文，戲劇都通曉，寫得動，其中對散文是頗自負的。聽各老師對他的評語，都說有相當成就。他向我們推讀朱先生的文字，說是先生已下過一番功夫，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這句恰到好處，增一字，似嫌過贅；少一字，則不齊全。清朗朗，像青山倒影在淡藍的水湖裏，平平穩穩，二讀上來，就令人發生美感。上「背影」一課的時候，特別提出先生對父親買橘子一段的描寫，叫我們格外細讀：

「我看見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馬褂，深青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湊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着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样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我趕緊拭乾了淚，怕他看見，也怕別人看見。我再向外看時，他已抱了朱紅的橘子望回去了。」

他說朱先生的文章，篇篇都動人，句句精鍊。你們就讀他一百遍，對以後造句、作文都有幫助。就是他自己也不時背誦着朱先生的文。有時對着良夜，一時買不到或趕不上買菜，便讀着先生的文，當作下酒物了。我們乍聽之下，哄的一聲笑起來。

那時候（民國三十二年），朱先生的著作已出版的，有五種：與葉紹鈞先生合著的，有二種。我們的劉老師不單是通盤讀過，而且是精讀了每一本，做割記。他自承很仰慕朱先生，因而對朱先生有了研究。上「背影」一課的開場白，便是講朱先生的生平。拉雜的花去了兩堂的國文課，還是滔滔的黃河之勢，看樣子像滾滾的。可見他對先生認識的深了。他和朱先生不時有書信往還。說的興起，他還拿來了一封朱先生的信，給我們見識。在那時候，那樣的小城，能夠看到朱先生的筆跡，你說我們的心是怎樣的興奮才好。

俞記得，一個傍晚，我正獨自憑着欄杆，看晚霞。眺望模糊的遠方，正自陶醉。「拍！」的一聲，肩膀上着了一下，我正惱怒誰在捉弄我，一回頭，見是劉老師，笑着臉。我也放下一臉

爸爸身兼數職，領乾薪不用辦公，在鄉下和

表弟辦日報，仗着爸的勢力，專弄別人的短處罵出氣，這些報紙，據家鄉一些人看來頗民主，敢說話，城里的縣長第一個被罵得走頭無路，可是別人卻沒想到我們的哥哥，在X縣做縣長抓得更厲害呢！爹說：這時代是「撈」的時代，只要懂得「劃行」「准」「照辦」或「查明理安手續費發還」就行了，要是連這幾個字也不懂寫，就得學，別的無須多慮了，可是爹的報紙，偏要罵那些人，明知大家都是撈的，又何不多留點人情讓他們撈，這一點，我覺得太小氣。

爹的報，除罵人外，就是發表自己的美德，如「X委員飛京述職，勞苦功高……」或「X委員愛民如子，本處天旱，彼甚關懷……」……但只是關懷而已，爸的荷包始終是有進無出，那些災民，在他們關懷之下，已不知餓死多少了，爸的報紙常寄給中央各要人，他們都不知道報紙是爹辦的，他們待爹更信任，他們也都佩服爹的「仁民愛物」，尤其民主公開，敢說敢為。

去年我放假返鄉一回，爹親來機場接我，同來有城里各要人，有的人要我簽字，第二天報紙上就有我的像片和親筆字，還有「特寫」他們說我是未來的英雄，政治家，有許多人想做官，都來探我、問安、請吃飯，我把責任推在爹的身上，而我樂得享受一次熱烈的招待。第三天城里的什誌上，也有一篇介紹我的文章，寫的事實與我全相反，在學校，除了跳舞，吃大菜，看大廳電影，談戀愛外，別的對我都

怒色。我們胡扯了一陣晚霞的紅，的美、的奇、的詭；跟著便問我讀了「背影」感到怎麼？這一問，我不知他指文字呢？還是含意。我只籠統的說好。並告訴他同學個個都喜愛，而且讀起來順口，記的快。他覺得許許的講解有了收穫，氣力不白花，臉上泛上光輝。接着告訴我他正在預備朱先生的「荷塘月色」，也是教在「背影」散文集裡面的，叫我轉知同學們，好教他們歡喜。他又低下頭來，輕聲說「跟我來！」就扯着我走，我想回一聲「應！」也不及。

轉過曲折的迴廊，再向左，便是他的寢室。不很寬，但整潔。拉了條長凳靠下桌旁給我坐下，他坐床沿，才細細慢慢的說：朱先生的文，與衆有着不同的格調，一讀便覺着，獨出一家。細膩，但不累贅；清淡，而不平凡。讀其文，他打了個比方：像咬茶根，越嚼越得久，真正的味兒就嘗到了。你的文字很好，希望多讀先生的文，收效是立見的。說到這裡，一轉身走到南面的窗子右邊書架上找東西，我這才看清楚一個滿堆着書的架子，很精緻。二格格的，有時放不過心，重翻，足足花了半個鐘頭，看來他是爲我才去找什麼的，心裡很不安。過了許一會，才自語道：啊！是了，石兄前時和我要了去。順手在書架上抽出一本，走過來。我一看，是朱自清先生著的「漱遊雜記」，說：你拿回去看！讀好了才交回，不用忙。我這裡還有朱先生好幾本著作，都拿了來換。他抽上紙煙，頓又憶起什麼事來掉說：朱先生曾寫了一篇悼念你哥哥的文字，題目是「哀章杰三君」。收在「背影」文集裡面。剛才便想找給你看看，找了半天，才想起石屏先生給我要了去，已經是去年的事，事多忘却了！想來已看完，該文原載在清華大學的「清華週刊」上。有空，我給你要了回。文裏滿含情意，實際上也是，好像一顆未開的花木，還沒有被人欣賞到，便被斬折了！寫下長吁起來，我也黯然。

自聽得先生這樣說之後，小小的心，又急又喜。一位文學家會認識我哥哥？不知怎麼着，半個身子酥軟下來，多少感到這是一件榮耀的事。恨不得即時見到那篇文，看看朱先生的筆怎樣去描寫。一天望一天，劉老師還未要回，他的寢室時常有我的影子，當着這才走動頻繁，他見我急的那個樣兒，他笑得開心，兩頰堆上厚厚的肉，這才答應在星期日他親自爲我走一遭，到放下書，才笑着道謝了。見我笑，他更哈哈的合不攏嘴來。劉老師善笑，怪不得同學們私下叫他「程咬金」。

亡兄的死，是死在「三一八」慘案，死在段琪瑞的炮外，死在他的衛隊中國人自己的手裏。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春，國民軍馮玉祥佔據天津，惟恐奉方張作霖利用渤海艦隊進擊大沽，便在三月八日晚起在大沽口埋設水雷，實行封鎖，禁止通航。日軍派四驅逐艦來天津，不遵約定，而招致大沽口事件。後來日聯八國致最後通牒於外交部，限四十八小時答覆。內中令人難堪的是：不准干涉外國之航船；停止對外國船隻檢查。當時北平各校，團體以辛丑條約本爲不平等條約，外人爲大沽事根據此條約以伺騙我政府，其侮辱我也甚深，異常憤慨。十七日推代表向段執

沒有興趣，可是，那些報和什誌，却說我是中國未來的政治家，現在正在研究政治學等等，我覺得好笑！不過，這些都是撈的方法，把我說得好，不外希望爹給他們一官半職，但爹偏這麼自私……

現在我是大學三年級生，畢業後，決到美國去留學，像X要人的兒女一樣，在外國。慣了，不高興中國的政治，尤其中國的同胞在他眼裏當外國一皮狗也不如，他這個人外國籍，中文字也不會寫，多威風，過幾年，我要學她一樣，不管中國變成怎樣，爹已決定多撈些錢。中國如不是他說得話，我們一家人搬到外國去住，外國月亮比中國的美麗，外國的學校比中國闊氣，現在中國的要人，誰在外國沒有存款，他們都在等變，就走到外國去住，我在憤憤着，希望爹和哥多撈些，我們早一天到美國去，那時候，國家的事，管他呢！

以上，就是我簡單的自傳和我的志願。

道理

王直

摘一朵鮮花——  
在將來祇添多一分苦悶，  
看一朵浮雲——  
在將來也流多一點淚水！  
在心頭祇生多一個記憶，  
在心頭也舖多一塊陰影！

一九四六年舊稿。

政請願駁覆，勿予屈服，執政府衛隊和代表發生衝突，用槍刺傷代表多人。十八日在天安門開國民大會。散會後赴國務院請願，段的衛隊開槍亂射，死亡三十餘人，受傷的超過一百有奇。

禮拜天晚上，絕早我便到他那裡。劉老師真好，果然拿了回來。得了書，謝了他，一陣風似的走了。他在背後提高嗓子叫我回去談談，因為急於要看，便裝得聽不到。在寢室的豆油燈下，將那篇文重複的讀着。據朱先生文裡說，他（指亡兄杰三）第一次來訪先生，是由同鄉蘇甲榮先生介紹去的，只談了一會子，便辭走了，他給朱先生的印象是：「華杰三是一個可愛的人。」（朱先生文內語）

朱先生不但和青年並肩齊步走，且領導着青年。那時候起，朱先生就一直被青年愛戴着，由文裡的一段可以看到：

「第二回來訪（指亡兄，）是幾天之後。那時新生甄別試驗剛完，他的國文課是被分在錢子泉先生的班上。他來和我說，要轉到我的班上。我和他說，錢先生的學問，是我素來敬佩的；在他班上比在我班上一定好。而且已定的局面，因一個人而變動，也不大方便。他聽了幾聲，也沒什麼，就走了。」

亡兄是三月十八日受的傷，因彈中下陰，受傷許久，才被同鄉陳文奇先生發現。扶上黃包車，在不平的路上顛簸，東西找醫院。那時段賊殺人不少，各醫院都告滿，車子拉來拉去，震動傷口，出血更多。後來入了協和醫院，據說還是人情說來的。大施手術後，仍不濟，人看來是好不了了，朱先生還親自跑進城去看他。先生說：「但因不知道醫院的規則，去遲了一點鐘，不得進去。」事後先生表示十分遺憾。亡兄的死，一大半是因正中要害，一小半是當時無人發覺，又找不到醫院，一遲再延，車中搖動，血流不止，不能及時止血和施手術。便死在三月二十一日上午一時四十八分。死得至慘！當時清華學生傷四人，獨亡兄傷勢最重。事後清華大學爲了紀念這樣無辜的死，在清華園內立一紀念碑。因爲家在廣西，路途迢遙，運棺不易，索性讓他安息在北平，爲下一代景仰。

激於愛國熱忱，國務院前一堆堆血！學生沒有槍，只是滿胸憤慨！開起火來，只有不幸的倒下去！朱先生對這冤枉的傷亡，是怎樣的沉痛

，他說：

「唉，華君，這真是最後一面了！我們從此真無再見之期了！死生之理，我不能懂得，但不能再見是事實，華君，我們失掉了你，更將從何處覓得你呢？」

後來朱先生寫了一篇段執政屠殺學生的報告，內中雖無激烈刺目的字眼，去抒發心底的沉重。而用挖苦的語調，去追述段的兇，和無恥，它的感動人，自不在「背影」之下。

我不認識先生，也未到過北方，更沒見過。如今朱先生「赤條條地去了」，更無從得見了！這是遺憾的！但什麼也都定了。我說的不準確，朱先生在兩廣沒有留下行蹤，或許是我的見聞小，聽不遠。抗戰期間，先生隨西南聯大到昆明，這也無非是爲了戰事，否則，也許仍居居北方，無事不到什麼走動的。這都說明了他是隱士型的性格。勝利後，也是回北方，靜居清華園。

我喜歡讀書，像朱先生那樣的文體，乾淨灑脫，我有一種偏愛。先生的著作，大體說我都讀過。買不到，就向人打聽借去，不到手心不舒暢。要是誰說我着了迷也罷，怪癖也罷，我認，因爲自己確是這般。順手也做下筆記，管牠成個什麼樣。

朱先生的文，從「背影」一出，便爲人人贊賞，自有其不與人同之處。凡讀過先生的「背影」及其他散文，都會感着：先生對事的敘述恰到好處，不做作，不加油醬。平平寫來，實實在在，雖然是朱先生的身邊瑣事，但極富人情味，倍感親切。這是一般人忽略了的，以寫這樣豈不是太平凡了，味兒淡。而朱先生的爲人，恰如其文，不實，清淡。

先生在「背影」自序上說到散文發展的絢爛，說道：「或描寫，或諷刺，或委曲，或縝密，或勁健，或綺麗，或洗煉，或活動，或含蓄，在表現上是如此。」實際，朱先生的文又何嘗不是如此，假如某一家能代表什麼派別的話，朱先生便是洗煉這一派；魯迅先生的筆觸是尖刻派了。去年一個朋友看了先生的「背影」，說好是好，太淺近了！其實他的看法是「潭清疑水淺」，完全是真實的。朱先生的文字清峭，利落，他在「標準與尺度」自序裏說「不久以前有一位青年向我說，他覺得我的文章還是簡省字句，不過不難懂。」尋常一些中小學國文教師批

改學生作文的評語，常發現「簡潔老當」幾個字附於卷尾。假如誰要來評評朱先生文章的話，我覺得這幾個字最恰當。

朱先生第一本著作是「蹤跡」，時在民國十三年。他的作品依風格有不同，可分為前後兩期。前一期的作品，上述一書外，尚有「背影」，「歐遊雜記」，「你我」，迄二十五年止。「七七」轟醒了中國的昏睡，也是朱先生後期作品的起點，散文也換了個方向。從前期的抒情，轉入後期的說理，描寫情景的就不多見。數年離亂，生活不定，這期間沒有單獨的作品產出，只是和葉紹鈞先生合著「精讀指導舉隅」，「略讀指導舉隅」，兩種，直至三十二年才有「倫敦雜記」的出版。此後先生的寫作興趣似乎較濃。在三十五年到三十七年中間，出書六本，平均每年三冊，於此可見。那六書是：「經典常談」，「詩言志辨」，「新詩雜話」，「標準與尺度」，「語文拾零」，「論雅俗共賞」，其中固然有的最前時寫下的，但新近寫的最多。其實，單靠一點教授的薪金，生活怎能敷衍得下去！於是迫得他不得不多寫！快寫！

朱先生的著作，照每書出版的日期看，中間相隔時日最長的，是七年，說來也算得是難產了。這沒有什麼奇怪，二十年來，先生一直在清華，除了教課，還有生活的累。說的不清楚，他是五個兒女的父親，自然難得平靜。編書、編雜誌，還有許許多多的雜務，先生也忙得可以了！中間不少是拖着病寫的，有了如許的成就，如許的質量，已經是難能了。

去年臘盡，在內地一間中學畢了業，便撞撞着大學。自己一向沉緬於北地風光，而且南方的空氣總是重甸甸的，便立意到北方去，也可看看亡兄的墓。他死後便沒個親人去祭掃，是一樁可悲的事。春餘夏始，報載清華，北大都不在種招生，給澆了一盆冷水，以前的夢幻，遭到這意外的事便什麼也想不到，心裏有點憤憤，各地都設考區，何獨瀋於南方？於是，便觸動我寫信給朱先生的念頭，從他那裏不難得到究竟。

亡兄死了二十二年，朱先生對於「一個可愛的人」或許不致完全忘記吧！揀起舊事，先生或能重上心頭。杰三的生平，前時雖然說的不少，大都由於傳聞，語焉不詳，不是漏，就是錯。事情經過了這末久，告訴他我們的情形，諒來還不是怎樣不中聽！便化了兩個整天，細細寫來

，厚厚的一封長信，惟恐郵失，便用紙封寄出。一星期後，朱先生的信回來了。也用紙封，心裡很不安為我花了這許多郵費，他的信是這樣的寫：

XX同學鑒：

來信收到了，謝謝你詳細告訴我杰三的生平。他的墳墓在後，我還不得便去看。聽說整個墳地（不止一座墳，是清華人的墳。還是原樣，他的墳也一定沒有受損的，紀念碑我常走過，完全是好的。

清華本年不在廣州招考，對你是個大打擊，真是無可奈何，你如不能到上海考，只好考別的學校了。你不必失望，還是趕緊計劃準備考試罷！

祝

朱自清 六月廿三日

好在日子在牛步着。

九月十二日，廣東日報有一條電訊說：背影作者朱自清病重，已進北大附屬醫院。氏年來患胃病，近檢查為十二指腸潰瘍，兼患腎臟病。施用手術先後歷五小時。不接近先生的人，便不知道先生有老年的胃病，外間也很少提到先生。一旦聽到病，而且病的不輕，真有點令人難以置信。第二天，便出現了可怕的新聞，朱先生於十二日十一時半病倒了！

像我這樣平凡不過的人，朱先生也毫不延遲的覆我的信。在我發信之時，心裏想：朱先生的事正多，回信最少也得在半月後才敢希望。結果回的這樣快，我的胡猜，的確是沾污了先生完美的人格。推想，回我的時候先生的身體已經不好，他並不因自己的病，而推延事。如能預知，我一定不會寫那樣無聊的信去糾擾他，耗去精神，至今尙覺不安。秋風起，天漸涼！朱先生已隨着一團火光，化鳥有！泗浮於虛無飄渺間！先生是否和在生一樣，穩實的去了！

一九四八、八、二十日廣州

# 夜郊之火

魯士

## 文壇

期四卷八

一顆明星，在野郊的夜被下閃亮了。他急速地眯着眼，似乎要給寂夜道破一件驚奇的秘奧；星眼兒眯着，眯着……突然出現了一頭燐光閃閃的獨角獸，它一邊膨大着一邊頑悻地兩頭竄跑；而在那奔馳的獸蹄下，隊隊裸女驚醒，扭動着纖腰狂熱地圍跳起禮讚的舞蹈；終於，火神降臨了——巨大的火網，像一群久囚的蟒蛇，禁不住轟壓地激動！忿怒！咆哮！

火激情地吐舌，無數剛銳的鋒芒向上伸、伸……彷彿要撕碎那低壓的天幕；火掀起狂濤的忿怒——滾騰的赤血灼紅了半壁天，黑暗，顛着往四角里竄躲；火咆哮，像騎勇馳騁在沙場上唱他赴死的戰歌，四野震懾於他底豪壯而屏息、靜默。啊！黑夜里的太陽，

何醜陋的大地遍洒你慷慨的金光，死去的世界在你的孕育下復活了！

但，是誰的主旨？——

現在，火，帶着失望和疲憊，開始無助地降落了，衰逝了；

舌鋒喘着氣抽搐，

紅光愁鬱地節節引退，

悽愴的歌聲漸弱而遠去……

末了，幾聲隱約的炸響，

如受創的戰士掙扎出他垂死的呼叫，

然後緊緊閉上他最後的一星火眼。

於是，風太息着奔來，

腳鬪和憑弔這一度榮耀的郊野；

而死寂，重攪他黑夜底統治。

火燃燒了我的血，

火在我心的荒田上吐放了絢麗的花朵，

然而，他底滅亡又把我推墮無底的深淵。

啊！火，請你告訴我；

你為什麼燃燒？為什麼發光？

而終於黯然熄滅了又為甚麼？

難道說：生命

如茫海的一渦濺影那樣恍惚，虛幻？  
難道光和熱也如長空的隕星一樣短暫？  
不！生命是  
一部永續的奮鬥史，你，夜郊底火，  
便是最光榮的奮鬥史之一頁！

火，我崇拜你，

我要學你底榜樣——

激動！忿怒！咆哮！

疏放我的血液吧！

它是那樣被憎恨底毒汁淹漬着。

又為正義和愛情底烈火煮熬；

點燃起我的火把呀！

我的心已經為渴慕迷失在荒漠上了，

而善良的人們呵正苦苦匍匐在冷窖中；

啊！讓我唱出你粗獷的歌，

我要驅逐那潛伏我心中的悞鬱的妖魔，

我要驚破那人間痲痺的可怕的巫夢！

這樣，當喉啞了，光失了，熱盡了，

我便滿足地含笑倒下，焚化，

讓骨灰輕輕散佈到懷春的田野；

或者，像一瓣紅熟的楓葉，

給西風攜著，吹送，而怡然

投貼在幽谷里披一瓣銀霜安眠。

慘厲的火呵！雖然

你的生命是那樣瞬息虛幻，

你的光和熱又是那樣短暫，

但，在這漫長的黑夜里，

你已經獻出了人類所需求的！

也獲取了你自己所需求的！

# 呼 喚

鄭 潛 雲

呼喚在原野，  
河流、山村，  
……  
呼喚在老人，  
孩子、殘廢，  
……  
母親呼喚着她的兒子，  
妻子呼喚着她的丈夫，  
孩子呼喚着他的父親，  
呼喚：  
用失望到絕望的聲音在呼喚。  
用嘶啞到不响的聲音在呼喚。  
用衰弱到死寂的聲音在呼喚。  
那藍了的  
打着單純的手勢在呼喚；  
那瞎了的，  
凹着滿貯淚水的眼皮在呼喚；  
那跛了的，  
靠着敗落的院戶在呼喚；  
那癱了的，  
睜着血紅的眼在呼喚。  
還有那些不能勞動的，

失去了生活和愛情的可憐人，  
呼喚着他們的兒子回來  
呼喚着他們的父親回來  
呼喚着她們的丈夫回來  
回來呵！  
那使他們是殘廢  
只要仍活着  
就應快樂地回來！  
回來呵！……  
呼喚响在原野  
河流、山村……  
老人、孩子、殘廢……  
……  
二、  
天暗下來了  
雨在飄着；  
孤寂的村落  
像在悲泣。  
「不管匪徒把像嚇倒  
不管你在半夜里給強盜嚇倒  
只要你聽到娘的聲音  
你就要回來呵！」  
做母親的，用嘶啞的喉嚨  
喊着他的兒子。

爸爸，你回來吧，回來呵！  
那邊做兒子的，用哭泣的聲音  
叫着他的父親。  
「年成一整太平了，  
你就要回來呵！」  
當丈夫的已走過石崖  
妻子在呼喚。  
他似乎聽到沒  
走得更遠了……  
夜愈黑了  
雨下得更大  
她們還在呼喚  
呼喚……  
三、  
呼喚，  
火山從地殼里迸爆出來！  
呼喚，  
河水怒號地奔流出來！  
呼喚，  
太陽從黑夜里升出來！  
——我們在呼喚你  
從那魔術家的荒誕法衣下  
從那猶太人將出賣的手掌里  
呼喚你出來呵；  
我們知道你不會像  
法利賽人給人家收買，  
你不是會出賣自己的。

如今——讓我給你  
撕破那魔術家，欲蒙蔽  
而不能蒙蔽住人們的眼睛吧！  
用戶體骨架蓋成的舞台  
快要坍塌了  
觀衆的血正怒吼着  
投過去報復的槍……  
你該看到了；  
那魔術家驚慌的瘦臉。  
你該聽見了；  
那壯大行列！

## 題 名

向曙

長夜的黑手  
還不忍扯破那幅迷網嗎  
希望的華夢  
已臨到盡頭了  
痛悼發亮的流星  
驟然的殞落  
我疾向最暗的那邊  
索取曙色包含的燦爛……

# 水寨

瑞華

水寨矗立在高峭的錦江岸上，圍着一股莊嚴、淳樸的風致，它整年累月迎着滾滾的流來又流去的江水。

它面前有一道彎曲的大石階，一級一級地通到埽頭，兩旁夾着綠濃濃的老榕樹，枝葉參天，石階在烈日下也很清涼，因此，這兒成爲老幼乘涼，談天，玩耍的勝地。

我是最迷戀在這裡的一個，我慣常地從學校偷跑出來，擊臥在近水的榕樹上，榕樹葉密密地一重重是一幅天然的垂簾，我可以利用它躲過了師長們在安心垂釣，或者和牧牛童和唱山歌。

埽頭上不絕來往着挑水的，洗菜的……還有三五成羣的洗衣小姑娘，她們的嘴吧是水邊唱不完的歌聲和送發出清脆的笑聲。

有一次，我和牧牛童又在榕樹幹上玩笛子，迎風吹來一片歌聲，我馬上放下笛子，眼睛望着藍色的天，側耳在傾聽：

……

年年相思，

今世無緣等來世，

難嫁郎身嫁郎心，

嫁得郎心儘心死！

歌聲後是爆炸似的笑聲，起勁地，天真地，熱情地奔放着，搖撼着岸壁，激動着江流。

我說：

「是女先生教的歌！」

「她們在那邊！在那邊！」牧牛童指着埽頭那邊叫道。

「不要吵！她們一定會再唱的！」我要把牧牛童按捺着。

歌聲真的再起了，悠揚，快樂，有節奏，使人感覺到這大地多麼甜蜜啊！

可是，牧牛童聽得呆了，他忍不住竟把手裡的大石扔過去，「撲冬」一聲，水花四濺，害得姑娘們的薄衣濕透了，歌聲驟然而止，那嚙咀的秀鳳睜圓大眼破口便罵：

「天殺的！那個狗兒子幹的好事？出來！讓我打歪你的咀！」

其餘的姑娘也異口同聲要拖牧牛童毆打，我首先就恨牧牛童打散了歌聲，但後來我也忍不住笑了。

牧牛童並不睬她們，只是哈哈大笑，笑得那麼滑稽，難怪秀鳳急起性子又罵：

「看牛奴！賤骨頭！我們在這兒又沒有犯着你，誰叫你這雜種亂作亂爲，有空爲什麼不去拍牛屁！」

「秀鳳，你休要亂放屁，明兒我來做個媒人，把你對給西村黃啞吧做老婆！」

「滾你的！我沒有偌大的福份！」

「哈哈，那麼大膽子夠漂亮！」

「狗畜牲！你住了咀行不行，我寧願跳潭死掉也不嫁他！我不嫁，誰我也不嫁！我只愛媽媽！」

牧牛童向我睨了一眼，又轉向秀鳳。

「好！你這丫頭擺着很大的架子，啞子不嫁，麻子不嫁，難道你一輩子活守寡？你媽媽那裏來的錢養你，我們本村也沒有養過這樣的丫頭，我要把你們一個個送給鬼子做花姑娘！」

哈哈！秀鳳、秀蓮、銀香、小青……你們聽到麼？我要把你們送給鬼子……做花姑娘啊！」

牧牛童像發了狂在大叫大笑，姑娘們爆用很大的呼聲喝打！

「打！打死牛黃帝！」

「打！打死看牛奶奴！」

「打穿他的腦袋！挖出他的心肝！」

同時，石子、沙泥、柴枝，捲土向我倆撲過來，牧牛童不甘示弱，把大足從樹幹伸下水面，用勁地向姑娘們亂踢，我爲自衛計也參加拉戰，於是水花像大雨般朝姑娘們身上撲去，嚇得她們棄甲曳兵而逃。

秀鳳也狼狽得脫失了一隻木屐，牧童奪了回來當戰利品，又向着秀鳳大叫道：

「秀鳳！這回你應該該嫁給跛脚七了，哈哈！」

坐滿石階上的人們無不哄然大笑，連八九十歲的老太婆也張着沒有牙齒的咀吧在前仰後倒！

牧牛童和我得意地作了一個會心微笑，又從袋裡掏出笛子，和奏起那流行山歌，安祥地看燕子雙雙在榕樹鬚間穿插，在水面點水——

這寧靜的歲月過得像錦江的流水。

可是，驀地裏，平地上來了駭人的暴風！

坤伯每天從外面帶來了令人心悸的消息，

他被人們包圍着坐在大石階上，慢吞吞地說：

「日軍在昨日已經據了縣城，縣府機關已不知逃到那裏去，現在消息不很靈通！」

人人面上都緊張着，牧牛童悲憤地提起喉子罵道：

「他媽的！縣府的人原來都是大飯桶，你們記得那收糧的，抓壯丁的都整勢洶洶，可是經不起鬼子一個屁便逃之夭夭！」

坤伯拍拍牧牛童的腦壳說：

「孩子，這不是開玩笑呢，鬼子人馬很多，縣府那有力氣對抗呢！難道憑你的牛屎可以打退他們麼！」

人們的面上露一個勉強的笑容，坤伯從人叢中走了。

牧牛童對着眾人問道：

「日本鬼子來了，你們跑去那裏躲呢？」

眾人茫然互相呆望了一下後說。

「四婆，鬼子來了你怎麼樣！」牧牛童向着龍鍾的老太婆大聲問道。

「我，我不走，離了這裏我會餓死的！」其實每一個人都不願意離開自己的老家，我尤其是捨不得這榕樹頭，因此我反問牧牛童道：

「牧牛童，那麼你自己打算逃到那裏去？」

「我？」牧牛童很有把握地說「我把牛趕到後山去，讓牛吃草，自己爬上密密的樹上，鬼子便找不着我！」

眾人沒有說話，因為每個人的心內都很沉重，漸漸地各自散開了。

我沒精打采地坐在榕樹頭下呆想，突然，

我聽得秀鳳和另一個男子的聲音。

「鬼子來的時候我們一塊兒逃走！……」

「是的，走一同走，死也一同死！……」

我不願再聽下去，我覺得一幕人間的大悲劇快將開演了！你看，水寨的空氣變得那麼陰沉可怕啊！

翌日，一個消息傳來：日軍已到了區村！區村距離這裏僅五里，在公路上我們看見許多狼狽的難民，扶老攜幼，淚水汪汪的只顧走，但有幾位鄉紳信了日軍所謂只借路經過，不擾良民的宣傳，馬上自告奮勇地組織「維持會」來，他們以委曲求全的辦法向日軍討好。

日軍到了，村前高高舉着膏藥旗和一面「歡迎皇軍」的布幅額，鄉紳們一個個穿起整齊的衣服，用最可憐的態度在「威風凜凜」的皇軍面前打躬作揖！

一天、兩天，鄉紳們在日軍面前「鞠躬盡瘁」，疲於奔跑去應付日軍的需要，豬牛雞鴨所有的畜牲殺盡了，大家還挨着飢餓把所有的米糧獻了出來。

第三天，鄉紳們的確已沒有辦法供給豬牛，他們空着手去回報皇軍。

可是無情的皇軍開始咆哮了！

「什麼！一隻豬牛都弄不到？我要把你們這班奴才殺掉當飯吃！」

「皇軍老爺！」一個鄉紳要講理：「我們本村人口少，耕牛不過十來頭，你們，皇軍老爺人馬多，吃用大，所以不到兩天豬牛一頭也沒有了，這是實話，沒有……一句謊……」

皇軍聽得不耐煩，拍案喝道：

「廢話！難道我們皇軍今天要挨餓？馬上找來，少一頭便殺掉你們狗頭！」

沒有人敢再說話，祇有皇軍的皮靴重重地在躡着，兇狼的眼睛不停地在鄉紳們身上打量。

忽然，拍的一聲，一隻巨掌打在一鄉紳的面上，他們的腿部暗暗地打着冷戰！

「好！奴才！就聽你們這班畜牲一次，但你們馬上交出所有的花姑娘和壯丁！聽見沒有花姑娘和壯丁！」

「知道！」他們慌張地點着頭，勉強地答應了。

「限今日正午交來！如有半個不字，你們就沒有命回去！現在，滾！」

他們打了一個九十度的鞠躬，退出來，走遠了。其中一個說：

「現在怎樣辦？我們那能做這件事呀！他媽的，好心不得好報，我……我們沒有命過夜啦！」

另一個做了個眼色，把聲音壓低：

「不要露聲色，我們已經走到末路！我們只有逃命！」

「逃到那裏？」沮喪而又惶恐地打了個寒戰。

「逃到後山去再說！」

「可是那裏有峭崗！我們逃不出他們的槍彈！」他的面孔變成鐵青色，說話幾乎像哭泣。

文壇

「但，現在是唯一的機會，交不出一定要死，現在逃，還希望逃得脫！」

他們幫圖逃命，竟向後林狂奔過去！

但終于被日軍抓着，灌水，毒打！鄉紳們的悔恨太遲了，他們自知必死，他們對不起全村，他們憤怒地向着皇軍大罵！掙扎。

「你們這沒有良心的畜牲！你們不是人，你們沒有理性！你們這殘酷的野獸！我們變作厲鬼也要捏死你們……」

日軍把他們從懸崖上丟下深潭，不會游泳的馬上就溺死，善泳的在水面掙扎。

日軍在拍掌狂笑。

「哈哈，中國人，好玩！好玩！」

「評評評……」

鄉紳們一個個被射死在水面，水通紅，屍體也被流去。

有一個被丟在榕樹枝杈上掛着，被日軍當做靶子，血流如注，滴入江水中！

這個消息引起水寨一個空前的騷動，青年人的眼裡充滿着憤怒之火，少女們也哭着驚失魂魄！

然而，他們也只有跟着鄉紳們的路逃走，於是秩序大亂，紛紛向村後樹林逃命。

同時，日軍亦馬上向後林包圍，機槍密集向着逃命的難民掃射。

槍聲、慘叫聲、震耳欲聾，做成空前絕後的慘劇！

約半小時，鎗聲跟着人聲停止了，日軍進行搜索，一部份日軍說得一聲不響發現了一羣婦女，拼命地追上去，不住大叫：

「中國姑娘，不要怕！不要逃！我們不殺人，停下來！停……」

可是，她們只有拼命地逃當中有人大叫：

「姊妹們，跑到懸崖去，跳下，我們只要死，只有死……」

潭裏湧起一陣很大的水花，吞嚥了大羣婦女和震天動地的慘叫聲！

當日下午，日軍放了一把火，在火光熊熊中離了水寨，又到另外一條村去了……

人們相繼回來了。

對着被燒毀的房屋痛哭：

對着被殺死的親屬痛哭！

到處亂糟糟，臭氣薰天，觸目傷心。

在榕樹頭，我發現牧牛童在痛哭，這是我初次看見他哭，我心內一陣酸苦，眼淚也跟着滴下來。

「牧牛童，怎樣了？你家人好嗎？」我輕輕拍他的肩膀。

他仰起頭望着我，像爲我祝福，又揩一下眼淚才說道：

「我爹媽都好，總是她媽的日本書牲殺掉了那條大水牛……」

我安慰他說：

「家人平安就是是有福了，半條村子都毀掉，人也死了不少，一條牛算得什麼？」

「可是你不曉得！」他搶着說：「沒有牛就沒法耕田，沒法耕田就沒飯吃……」

「吓！都是那幾個老不死害了人，起先我就要把水牛帶去後山躲避，那班老不死硬勸着不要亂！不要亂！而今，什麼都完了！家裏的便桶也被踏

碎了，她媽的，連收在床底下的兩籮穀種也拿掉！你說我們怎樣做人呢，我們要吃飯的啊！我們要吃飯的啊！……」

他竟放聲大哭起來，悲傷與憤怒充塞在他的小心靈內。

我忍不住又流出淚水來，我覺得牧牛童的呼聲也就是水寨的呼聲，水寨面臨着一個嚴重的飢饉，這個飢饉對於水寨垂死的人們無異「死上加刑！」

從此，水寨的大石階失掉以往的歡樂，而且變得陰森可怕，尤其是那深沉的潭水，活像魔鬼的大口，那粗壯的榕樹幹像生毛的魔手，立在這裏有隨時被攔腰的恐怖！父母再不讓孩兒到這裏來玩，挑水洗衣的姑娘也到別處去，那天真活潑，縱情的歌聲自然也沒有了，只是那滾滾不絕的江水日夜發出淒涼的哭泣聲。

在黃昏的時候，天邊掛着燦爛的晚霞，農人肩着沉重的犁耙，帶着疲倦的身體回家經過這裏，每每呆立在懸崖望下深潭，眼眶吊下淚珠，悲傷地追憶那失去的愛兒和愛女！

**紅 葉**

魯 迅

曾有一片詩情在秋天飄失  
無處找尋當它是不足珍惜  
但猶念與相思搖動了風鈴  
句句金言告我去向的訊息

織滿了別緒離情動人憐愛  
一片霜葉如紅菱無端飛來  
我拾起它拾起生命的枝柯  
有空虛一處等着它的安排

一九三五年舊作

# 珠江風月

(電影劇本)

黎恩生

(一)花艇內。傍晚。  
鏡頭看到艇頭掛着「晚霞紅艇」的塗紅色字的牌子。

鏡頭轉到下面掛上的繡着鴛鴦戲水的圖案畫的門簾。微風颯開門簾，一直照進去艇內的小客廳。廳後的屏風邊，行出一個紫色衣飾的妓女，和一個限着行出的老媽子。

媽：妳還是抹乾眼淚吧，晚霞紅！老是苦口苦臉的，怎會紅起來呢！

妓：心裏怪煩悶的，怎能笑得出來呢？

媽：誰叫妳由心裏笑出來呢，裝着笑的样子就是了。人家存心玩弄妳，妳也當他們是粉團子，歡喜的時候，給他們一點甜頭，不歡喜的時候，不理他們；裝着什麼都滿不在乎的樣子，才顯出自己的高貴啦！還有，不要單單和一個人打得火熱，什麼人都得親蜜的！談到愛情的時候，是要十分真情的樣子，如果問到和妳結婚，妳就說要問過媽媽，得媽媽允許才行！世界上，那有真心愛愛女人的男子呢！

妓：有錢的人，都是寡情薄倖的！

媽：窮的也不是一樣！好了，時間到了，妳可要去了，啊，今晚那些「九八行」的老板請酒，妳要小心招呼才好，還有，那個窮光蛋的什麼編輯，不要老是戀愛着他，不過，也不能得罪他的。

妓：(無限感傷的)得了，媽媽！(劃)

(二)花艇內的盛席上  
酒席圍坐着的都是大腹便便的商賈，他們背後或身邊伴坐着妓女，環肥燕瘦，鶯聲嚶嚶的在嘻笑。

只有一個瘦瘦的文人呆呆的坐在一角，和紫色衣飾的妓女晚霞紅沉默的相對。

侍應的婢女將酒菜放好，各人紛紛入座就座。

喧鬧的酒過三巡。

晚霞紅在那文人身旁站了起來，走向面對門口那座位的客人，拿起酒杯。

紅：東家，晚霞紅敬酒了！啊，陳經理，誼女敬酒！

陳：哈哈！人家說我的誼女是林黛玉，可真不錯！工愁善病。今晚爲什麼愁愁悶悶的，大概又病了！

紅：你才病啦！狗口真長不出象牙來！我做酒了？

陳：哈哈，我病，我病，我有心病！好嘞！這位是鄭司理，珠江大電船的股東兼司理！

紅：鄭司理！請酒！

鄭：我飲三杯，妳也飲三杯好嗎？

紅：我飲不得酒的，鄭司理！

鄭：現在我先飲了。

紅：鄭司理真鬼計多端，好，我又飲三杯，今晚真要醉了！這位是……

陳：這位德信行的李經理，五十條洋紗換來一

個美人五奶的李經理！

紅：李經理！晚霞紅敬酒！

李：多漂亮的聲音！妳再叫一聲！

紅：李經理——理！

李：妳叫什麼芳名？

紅：晚霞紅！

李：好，好！三杯！三杯！

紅：我要醉的了，一杯吧！

李：一杯就一杯吧！

陳：李經理真是憐香惜玉，人家叫他做李後主，真不錯！下一位就是聚寶錢莊的王司理，他寫得一手好詩，又叫做王太白。

紅：王太白先生，晚霞紅敬酒。

王：鬼話，那個是王太白，我一生也沒有寫過詩也不想寫詩，現在有誰幹還沒有出息的，附庸風雅！亂來叫人，罰一大杯。

紅：這是陳經理介紹的，怎麼能怪起我來呢？

王：說我寫詩就是侮辱我，誰人不知道我是有錢的？三間洋房在香港，還有……

紅：得了，得了，王先生，做詩的人不一定就是窮的，我飲兩小杯行了吧？

王：不能，妳侮辱我。

紅：傷我一次不行嗎？

王：不行。

紅：(哽咽似的)好吧，我飲。

陳：哈哈，今晚真難爲了誼女了，下一位就是妳的舊情人何編輯先生了！不容介紹的了

何：(無限感傷的)得了，媽媽！(劃)

### 文壇

### 第八卷

更不肯要飲酒了！  
紅：何先生，敬酒！  
何：好了！唱一支詩算了！  
紅：（唱小曲：）

寂寞春江秋情淺，歡情淺；  
花開花落人去遠，人去遠。  
記得昨宵杜鵑啼，杜鵑啼，  
月圓人別淚幾點，淚幾點。

（拍手）好！

紅：何先生，飲一杯吧！

何：啊！——你是醉了，我飲，我飲！

紅：你知道這杯酒有什麼味道呢？我剛才不

小心滴下了一滴眼淚下去。

何：（感觸的）有點辛酸味！

李：讓我嗅一嗅有什麼味兒，啊，還有餘香！

這個杯我要拿回去保存，作一個哀艱的故

事的紀念！可借我寫不出一篇小說來……

陳：好哇，該第二位請女敬酒了！（移化。）

（三）春郊，清晨。

鏡頭看到一個男人的手拿樹叉枝在泥地寫

上，「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的字樣。

鏡頭轉到手臂的人身，漸照上去，晚霞紅

正倚着何編輯的肩旁。

紅：以後你不要再到花艇去飲酒了！

何：為什麼呢？

紅：我是知道你的環境的，你的薪金有限，何

况又是編輯的工作，錢是非常辛苦得來的

，你是夜間工作的吧？

何：是的。我們都是生活在夜間的呢！

紅：我配不上！  
何：怎麼叫配不上呢？啊，我有一句話問你

，我怕會得罪了你……

紅：你說吧，我是歡喜坦白和率真的。

何：我知道你以前一定是受過教育的女子，爲

什麼會淪爲這個地步呢？

紅：（無限感傷的）我以前是一個高級中學的

學生，記得前三年家鄉淪陷的時候，我被

日本鬼子拖了去當苦力，當時我扮着男裝

……（移化）

（以下用敘述法，畫面同時出現。）

（四）曠野，荒村，黑夜。

月亮從樹梢升到黯黑的山頂，昏黯無光的

上弦月。鏡頭照近小山崗上瞭望着的日本哨兵

，刺刀閃亮。哨兵面朝着曠野與荒村。

荒村突然燃起火光，火光映出一行隸隊

的人羣。鏡頭移到火光中，日兵押着挑担的農

民。

人因負重與疲乏，有些跌了。

跌下地的農民，漢奸在鞭打着。

特寫鏡頭：一個日兵刺亮一枝火柴，一個

猙獰的臉，照見地上被打的農民，就是三年後

的晚霞紅，頭巾爲男裝落了，猙獰的笑臉漸漸

逼近，畫面全面是一對色情的眼睛。

一聲驚呼。

鏡頭移到上弦月，一朵黑雲掩過，大地加

深了冥黑的顏色。

狂風，將火光映照中的一枝花吹落無數花

葉。

葉：救命呀！救命呀！（化）（疊疊。）

（以下畫面又回復到郊野。）

（五）郊野，晨清。（同三）

紅：當我在昨夜受了污辱之後，就被棄在曠野

，也就開始過流浪的生活了。

何：你怎麼不回家呢？

紅：你以為我回了家會比流浪好嗎？

何：這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紅：一個女人受了污辱，回了家，會像脫去一

件污穢的衣服那樣容易的嗎！

何：這是被武力壓迫下的呀。

紅：（感傷的）我說，一個女人，失去了她的

純潔的貞操，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會被人輕

視的，同時，我以前是有愛人的呢！當時

，他知道我被日本鬼子拖了去，不知是怎

樣的痛心了！可是，我決心不再見到他

了。

何：這雖是痛心的事情，但他是愛你的，當永

遠愛你，他是會諷解你的。

紅：他諷解我，可是他還有他的父母親，和他

的族人，他們會反對的，會輕視我的，我

何苦令他們難過，使他痛苦呢！

何：好了，過去是過去了，我們還有新生的希

望呢！

紅：希望！新生的希望！可是，現在我的身體

已經不是屬於我自己的了！

何：只要有了錢，不是可以贖回你的自由嗎？

紅：雖然我已積蓄了一些錢，足以贖回我的身

體，我的自由，但是，在這茫茫的人海，

何處是我的家鄉呢？

何：（堅決的）我們可以愉快的生活在一起！

文壇

紅：(親愛的)啊！我很感激你！(劃)

(六)通訊社辦公室

長方形的寫字檯，檯上紅筆水字的新聞稿，凌亂放在桌上。

何記者像應付大約會的匆忙樣子，倒了一杯開水，拿近桌面的小鏡，從鏡裏取出二把小刀，努力在修容。

叩門聲。

他急忙隨手拿一張新聞稿抹乾淨小刀放入袋。

何：誰！進來！啊！陳經理！歡迎！歡迎！什麼風吹來的！

陳：哈哈！東風東風！有一件好消息帶給你！

何：請坐！請坐！

陳：(收斂笑容)鄭司理叫我問你借去的西裝，你現在穿的這一套，該還給他了！本來，老朋友，不會計較這些，不過……總之，借了是要還的。

何：(窘)這個，這個……

陳：這一套灰色的已經過時了，看，天氣已經暖和平多了，你該裁一套白色的才合時宜的了。

何：那要來這麼多的錢呢。

陳：怎麼？一個社會輿論權威的何編輯怎能裁一套西裝！

何：什麼編輯，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牛奶！

陳：哈哈！我早就知道你們這些大編輯記者能值多少錢一斤的了！你為什麼不找別的工作，偏偏找着餓不死食不飽的事情幹呢！

何：現在我真厭倦這種捱夜的工作了，但是，

離開了，在這人浮於事的社會，失業人多，那裏找得到優閑舒適的工作呢？

陳：你認識的這官貴人多着哩，何不找他們替你想一想法？

何：這更困難，你還不知道這個官場是裙帶關係聯繫起來的嗎？

陳：這又一定是，我認識一個國大代表，他聘請一個秘書，就要公開招致！

何：那完全是沽名釣譽的勾當，騙人的事，是在報端發表的吧！哈哈，我已經碰了許多釘子了！

陳：不是，這是公開徵求朋友介紹的。

何：(突有所感)這個國大代表是你老先生朋友嗎？

陳：怎麼不是！我們還一起合股做生意的呢！

何：呵，這個……

陳：我早就想介紹你去的了，不過，不知道你會不肯屈就的問題。

何：(驚喜)我怕，我能力有限！

陳：太謙了！那麼，明天我明天帶他來介紹你相識。

何：這個不好，還是我們去訪他吧。

陳：那麼，明天下午二點鐘吧。

何：呵，還有，我初次見他，要不要送禮的呢？普通人求職都得送一點禮物，這是要從俗的吧。

陳：這聽從尊便吧。

何：不過，該送什麼東西呢？你回我想，我的錢沒有許多！

陳：你有多少？

何：二百萬可以吧？

陳：哈哈！這真得一些什麼！

何：那麼，伍千萬元吧，這是我全數家產了！——事情一定有把握的吧？

陳：你還不相信我嗎？十二分把握！

何：好吧，全數交給你，一切事情靠你鼎力帮忙的了！

陳：老朋友沒有問題！

何：呵，這套西服……

陳：沒關係，過兩天還他吧！

何：你老人家真是慈悲為懷！

陳：好了，我得走了，記住：明天下午二點鐘！(化)

(七)通訊社門口信箱邊

何記者打開信箱，拿出一封信。

鏡頭看到何編輯手中的封箋：

本委員請陳經理介紹聘請秘書，經蒙賜教，印象極好，擬聘請

台端為私人秘書，茲請於本月十三日下午三時携保證金港幣二萬元相片兩張送到本委員公館面洽工作事宜，逾期不即以備取遞補，特此通知。

委員莫須有印

何記者恨恨的撕紙成粉碎。(劃)

(八)花艇內艇席上(同二)

侍應的婢女將酒菜擺放好，鞠躬請客人入座。從了對門，那個座位，侍應生請何記者就座。何編輯愁莫明。終於陳經理拖他坐下，眾人一陣哄笑。

陳：各位不要笑，不要笑！讓我解釋給何記者

文壇

先生知道，不過，首先，我得聲明，這件事不是我陳某爲難何先生，這是衆人的意思，是衆人的意思！他們叫我這樣作的，我不能知情不預樣作，這就首先要何先生原諒的。

何：(強顏作笑容)沒有關係，沒有關係，請說吧。

陳：哈哈，說來說開罪何先生了，各人的意思，是見何先生沒有請過我們飲一次酒，我們每個人都請過酒了，單單是何先生一個人沒有請過，所以，衆人的意思是叫我一個辦法使何先生出錢請酒，我以爲何先生一向來都夢想做官，特出這備假名義，什麼代表，什麼委員，都是假的，都是假設的，哈哈。

何：(黯然變色)沒有關係，沒有關係，我早就想請大家飲一次酒的了，不過家中催寄錢催得緊吧了，一時拿不出來。

陳：哈哈，千金散盡還復來，還有，天生我材必有用，哈哈，乾一杯。

衆：(哄然)哈哈。

何：(神經質的)乾一杯，再來。(化)

(九)十字街頭，午夜。

何記者醉步走着。

天下着傾盤大雨。

沒有一個人影，街燈昏黃的照着。

披雨衣發聲驟入騎樓。

何記者被淋得像跌下河裡爬起來一樣，覺得支持不住醉時的頭暈，便倚在路燈柱。

警士走近他身邊。

警：先生，你怎麼了？

何：(喃喃的)我的五千元啊！我的五千元元啊！

警：你醉了！你住在那裡呢？

何：家中催寄錢催得緊啊！

警：真沒有辦法！我送你到旅館過一晚好嗎？

何：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警：好，我叫一輛車子送你去，不，我扶你去吧。

何：我早就想請大家飲一次酒的了！

警：去！

何：再乾一杯！(化。)

(十)旅館的房間內

何記者頹然醉倒沙發上。

侍應生倒了一杯熱茶給他。

侍：先生，飲一杯熱茶吧。

何：啊——唔，你叫我做何秘書好了。

侍：何秘書，請問秘書公館在那裏，可否打電話通知一聲呢？

何：呵，公館？不必了！

侍：那麼，通知一聲你的朋友好嗎？

何：也不必了，呵，你告訴一聲紅霞，晚霞紅小姐吧。

侍：號碼是那幾個字呢？

何：你去查查吧，晚霞紅霞，你真麻煩死。

侍：(竊笑)好吧，何秘書，沒有什麼事吧？

何：沒有什麼了，你走吧，呵，慢來，我告訴

你，本秘書會客時間是上午九時至，不，每日下午二時至四時，其餘時間，謝絕來訪，你記得嗎？每日下午二時至四時，如

果是新開記者來訪，不在此例，你懂嗎？

侍：還有什麼嗎？

何：讓我想一想，我頭有點兒暈，本秘書，本秘書，秘書什麼呢？呵，本秘書今晚有點

頭暈，什麼事情留待明天再說吧。

侍：得了請問客牌上是寫上何秘書三個字吧。

何：這還用說；當然啦。(化。)

(十一)旅館房間門前，房內

鏡頭看到侍兒的手用力拳房門。

鏡頭轉到每個客房伸出睡眼昏矇的人頭。

愛管閑事的人圍近侍兒。

侍：何秘書，何秘書！何秘書。

人：什麼事情？什麼事情？

侍：剛才我聽到「砰」的一聲，又聽到「呵啞」，「一聲，不知是什麼事情，何秘書，何

人：你真呆得有趣，拿張椅子爬進去就成了。

侍：這樣子高怎爬得上？啊，我爬去看看，人

呵，在這把手的孔也可以看到。

侍：(窺孔)救命呀。

人：什麼事？

侍：自殺呀，自殺呀。

人：怎麼樣子的呀。

侍：怎辦？怎麼辦呢？

人：打壞門進去吧。

侍：這怎辦呢？呵，昨夜我沒有交鎖鑰給他，

沒有鎖門，沒有鎖門。

人：進去。

有人哈哈大笑。

鏡頭從聞人羣的空隙地方照近躺在地上

何記者。

鏡頭轉到旁邊碎了的拉蘇水藥瓶。

侍：（神魂不定）我去打電話給晚霞紅艇。（化，）

（十二）樓梯，走廊。

侍兒引晚霞紅艇從梯走上走廊。

紅：什麼何秘書？我不認識什麼秘書！

侍：誰知道他是什麼秘書。他昨夜由一個警士帶來的，當然是一個官哪！

紅：官不官與我有什麼關係？

侍：他昨夜叫我打電話通知你，他沒有什麼說話，我以為他只不過通知你說他住這裏就是，誰知道他要自殺的呢？電話打不通，我就算了！

紅：是什麼樣子的呢？

侍：灰西裝，戴近視無邊眼鏡。

紅：（一驚）呀！是他！（化）

（十三）房內。

晚霞紅伏在何記者床邊。

醫生與看護在一邊談論是否中毒。

閑人們塞在門口張望。

紅：（嗚咽的）何先生，何先生！你為什麼這樣自暴自棄的呢！你怎麼不明白我呢？我是一個不自由的苦命女兒呀！我怎能立刻

死呢，你怎不給我一個決定的計劃呢

紅來了，在對你說話了，

紅的心是多麼難過！何

紅！請看一看我哪，怎麼一句

話，讓我再檢驗一下！

閑人羣里閃進一個氣沖沖忙忙的西裝青年進來，拿了一支鋼筆和一本小簿，走近晚霞紅身邊。

青年：小姐，我是光明日報的記者，請問這位何秘書是小姐的朋友吧？

紅：是的。

記：是很要好的朋友吧？

紅：你問這些幹嗎？

記：這，小姐是誤會了，我是說，假使是要好的朋友，偶然發生一點誤會，才使到他，這樣消極的吧。

紅：不是。

記：那麼，小姐是有點討厭他了。

紅：不是。

記：這，他是一個秘書，不會為了生活壓迫的，小姐，他以往的事情你知道一點，盡你做朋友的義務，告訴我，關於他一點令

他適於自殺的動機？這就是社會黑暗的陰影，我們要向社會控訴。

紅：好吧，我告訴你，他不是一個什麼秘書，他是一個受薪階級的青年，因為生活的磨

難，不能使他去愛自己所愛的人！

記：什麼事情妨礙他的愛情呢？小姐。

紅：不是，是生活，生活的困難，使他不能和

愛人結婚。

記：呵，這真是悲慘的人生呵。

紅：醫生先生，還有得救嗎？

記：沒有中毒，沒有中毒，他是酒醉，這真是笑話。

記：（指地上拉蘇瓶）呵，那瓶口的木塞也沒

在內（見在臉引）耶。長老。

呵，我記得了，昨夜我將這瓶拉蘇水倒一點下痰盂，不是，洗廁所忘記了拿回去。

閑人哄然大笑而散。

何記者懶懶然的反側身睡。

何：（喃喃的）伍千萬元，我的伍千萬元，我要向這一班好滑的人擲一顆手榴彈，嘍！

（作手勢）

紅：（啼笑皆非）天呀！（劃）

（十四）橋船，花艇內。

花艇有條理的排列在河堤下，艇與艇列成兩排，中間架成的木筏，就像一條橫過半江的橋。

鏡頭看到這橋上有雜妓和老媽子三五個圍在一起閑談，有時哄然的笑起來。花艇的船頭，

站立招呼客人的侍應婢女，鞠躬或指引客人入艇。有盲目的按摩人，孤獨的搖打着手中的木拍。粉麵搽子的沸水爐冒出濃厚的蒸氣。挑

在最後列的酒席茶艇，人們忙碌着送菜到花艇。

花枝招展的妓女從住宿的小艇到燈光吃耀的大花艇去。

鏡頭轉到何記者漫步走在橋上，走入晚霞

紅艇。

婢女殷勤招呼。

紅：（歡喜迎上）何先生，請坐，請坐，阿琴兒，去買點水果來，何先生，坐吧，不要

文質彬彬的客氣起來。

何：呵，沒有。你剛睡醒了吧？

紅：一睡就睡一天，現在已經下午了吧，幾點

睡鐘了？

（未完待續）

